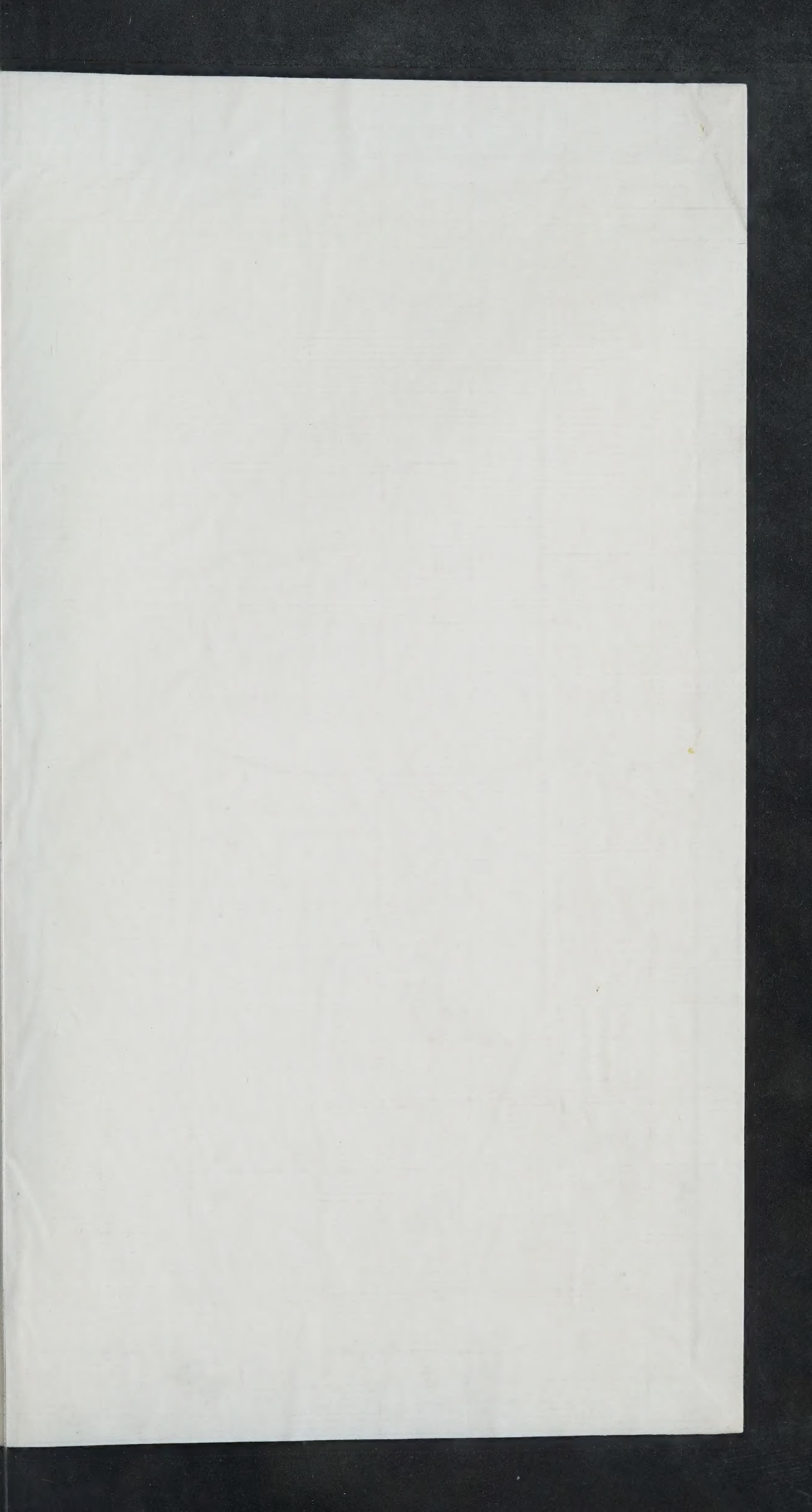


硃批諭旨

李衛奏摺一



硃批李衛奏摺

雍正元年六月十九日雲南驛鹽道臣李衛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至愚極陋蒙

聖祖仁皇帝拔擢深恩涓埃未報更蒙

皇上召見特授今職於雍正元年正月十二日恭請

聖訓跪聆之下

温綸藹切無微不燭凡臣所欲陳之事我

皇上蚤已

睿鑒詳加訓誨使天末微臣有所遵守且准臣越職謝

恩加以副使職銜
知遇之隆至矣盡矣臣惟有夙夜凜惕竭蹶駑駘矢志
無欺以仰副
聖主擢用之至意臣於正月十九日出京至五月十六
日入雲南界之平彝縣由霑益等三州經過此處
天下大矣豈盡沃壤自應有此等處是所謂瘠土之民
地近貴州山多田少小民衣食維艱目下幸得時
正賴地方各官善於撫恤令其得所
雨秧苗俱已栽插至嵩明州離省一百餘里田地
向後如何遇便據實再奏以聞
頗廣居民稠密正值雨澤愆期秧田大半未栽二
十二日臣至雲南省城督撫設壇祈雨臣先到總
督衙門密將面奏

諭旨傳與督臣高其倬跪聆欽遵感激涕零又到巡撫
衙門亦遵將面奉
諭旨傳與撫臣楊名時遂問
皇上聖明所行之政臣一一說知二十四日臣到任視
事卽日大雨嗣後每日一二次不等至六月初八
日稍晴田野霑足查看布種將次完畢惟省西一
二處得雨稍遲現在趕種秋禾臣抵任卽當具
奏因鹽弊日久頭緒紛繁地方遼濶情形未能周知
頻動驛馬斷乎不可一者勞擾郵遞二者道員階級無
又恐路遠頻動驛馬故不敢冒昧上
奏達之分若齎摺頻仍上官聞知必至生疑假使汝職
聞今到滇將及一月細加查察頗知大槩謹繕寫節畧

不兼驛務即一二次亦不可行

另具二摺開呈

所奏業已明晰銅鹽二事朕經降諭該督撫飭令詳議

睿覽俟臣徹底查清再將詳細分晰具

汝既胸有成竹將所知所見向督撫臣披露誠悃剖悉

奏今先差家人進摺嗣後如遇平常事件封附督撫

無遺伊等自當合詞奏聞於朕也

便人帶

奏倘遇要緊應

奏之事仍遵

緊要事務則可泛常不宜輕動尤不宜數

旨差家人馳驛進摺交怡親王轉

奏所有臣抵滇緣由理合奏

聞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據實陳明積弊事竊查雲南鹽政舊係商人行銷因墮誤課銀方歸府廳州縣及總兵借名販鬻並鹽道就省賣銷惟憑吏役家人經手多用大平短秤是以鹽價低昂不時致令民食艱難百弊叢生總屬先私後公有利則衆人瓜分虧缺反算作正項奏銷槩多揑造庫內實在虛懸種種積弊難以枚舉揆厥所由初被原任巡撫吳存禮加派餘銀將及十萬多煎私鹽墮誤正課復被原任總督

蔣陳錫巡撫甘國璧相繼效尤雖不過甚然亦誤
公害民臣正在查對交盤頭緒未清據署驛鹽道
蔡起俊居官何如隨便奏聞
今陞湖北按察使蔡起俊稱除叅出前道沈元佐
虧空銀十一萬九千餘兩已有著落此外尚有各
官掛欠十萬餘兩臣思錢糧關係甚重不便虛懸
從前侵蝕之人理應分賠但吳存禮已經革職回
京蔣陳錫業已病故又有山東之案未結甘國璧
現在軍前惟有署總督印務原任提臣張文煥在
任將及年半得過鹽規約有三萬且收節禮必要
雙分勒令屬員多拜門生贄禮動則盈千臨行載

去十餘萬兩致損全省元氣實負
國恩或可著張文煥吳存禮分賠數萬兩其餘再爲
設法追催完結臣不敢草率黍
奏合先預爲請
旨再甘國璧任內將黑鹽井地方挖出新井一處每年
可煎鹽五六十萬斤不等儘可抵補黑井加增鹽
課缺額不敷之數竟被從前各官通同瓜分反著
白鹽雲龍二井帶煎黑井加增額鹽又將順寧一
府及雲州一州買食苗鹽之土民每年二處共派
銀二千兩幫補白井課銀府州私徵在外若得隱

匿之新井作爲官物自能足課何用彼此互幫相

應據實

奏明此後不用那移混幫容臣親往查察倘果如所

此事查勘明白呈詳督撫會奏以聞

聞則白井尚可加額於錢糧有益再白鹽井與別

處不同數里之內居民刨挖土坑皆能得水煎鹽

名爲沙滷所出甚多雖有巡查土兵五十名俱係

彼此勾通任其盜賣前道沈元佐任內詳明督撫

差家人收買沙滷所煎私鹽不下百萬每百斤止

發價九錢州縣各官希圖比官鹽價賤每百斤願

出現銀一兩六錢所得盈餘上下分肥因滷非官

井所產萬難盡除其弊今欲不買勢必偷賣與小
販定誤正課關係匪輕臣再四思維莫如據實

甚好

奏明委官收買並令嚴行查禁盜賣之弊除還原本
外將盈餘留充兵餉或修築城垣或買穀備賑於
公事皆有裨益再黑井發鹽上省每百斤外加秤
頭鹽五十斤總督高其倬到任裁去十六斤尚存
三十四斤舊例每百斤加小販秤頭十斤沿途擦
損三斤零鹽二十斤內又該加秤頭二斤又應補
從前減價缺額鹽十斤併總督食鹽三斤巡撫四
斤鹽道二斤此三宗在督撫道盈餘之內前道沈

元佐三十四斤之外又私壓秤頭四五斤係脚夫
賠墊情堪憫惻每年約得萬金臣斷不敢爲合併
聲明再臣聞總督高其倬云我止收過鹽務盈餘
銀一萬七千餘兩作賞兵等項雜費從前曾
奏過
聖祖仁皇帝已經將原摺進
呈今自應仰體稟遵又巡撫楊名時云每年有五萬
二千鹽規內有六千我不曾要止收四萬餘兩爲
賠墊廠課併從前軍需等語但查歷來鹽政係巡
撫專責總督不過統轄大槩雖皆有剔弊之心無

果能如是公廉自律必蒙
上蒼賜佑勉之

凡督撫輩類斯奏摺朕悉置之不問但向伊等責成是
當二字從古有治人無治法督撫專閫一方設若不顧
名節貪得無厭豈規矩準繩所能限量者似此飾詞美
聽以爲無隱朕殊不信總之鹽務陋規孰多孰寡朕久
經洞悉已有諭旨令該督撫會同議奏矣

如屬員陽奉陰違流毒至今其督撫現在所得陋
規已經說出此外無多況總督高其倬居官清正
實心政務慎重地方並不受賄
題官除鹽規外止有藩庫平頭及兩省土稅數千兩
朕因知伊居官爲人俱好所以寬其前罪仍予留任
無甚出息且有賞兵幫補軍需公費各官節禮不
高其倬尚不克當此少覺軟懦偏於自爲
收止留門包或土儀些須實督撫中難得者也臣
忠誠奉公何在職分之大小當竭力奮勉以圖上進
本微末道員受
恩深重何敢隱人之善惟見其任用屬員頗欠識人之
明然不甚假權尚不能爲害所有鹽規一萬七千
餘兩應否准給養廉之處

洪恩出自
爾等公議可也
皇上密諭臣知以便遵行再巡撫楊名時居官不失書
生之度心有餘而才稍乎節禮不收為人古道亦
無識人之明鹽規雖得四萬餘兩聞從前軍需銀
廠果有賠墊不曾加派地方此外惟有藩庫平頭
併銅務些須土稅等項然滇省百姓亦皆感激因
向來折徵兵米等事俱有加派每石州縣多收銀
七八錢一兩不等從前有督撫陋規數萬被巡撫
楊名時自奉學差以來歷任聲名頗好因有公用賠墊
裁革止准一二錢為地方公費是以小民稍安但
不能無取諒伊嗣後自然節減
目下軍需將完似不宜全留如許鹽規應否准給

每月一千兩爲養廉之資或留與二萬兩之處伏
候
亦如前諭爾等公同酌議
聖裁密諭遵行令督撫二臣受
恩深重俱各盡心供職邊省地方任用得人無煩
聖慮因奉有著臣查奏之
奏內皆言所當言而且公直不誣朕甚嘉之第凡抱負
諭旨故敢冒昧直陳再查鹽道衙門從前各道凡收兌
氣槩不昧天良之人每有涉於孟浪偏於褊急藐視他
鹽課銀兩俱用大平每百較藩庫重二兩有餘給
人之觝戒之勉之
發馱運脚價及各井竈戶柴薪工食每百短平二
三兩不等扣尅在外以致百姓畏懼馱運不前竈
戶煎鹽柴薪缺少是以墮誤正課復加追呼徒害

小民尤病竈戸此收發之中一進一出雖有盈餘
一二萬兩臣何忍蹈其故轍已經將天平與藩庫
較準出進皆一使竈脚兩戸無可藉詞或者從此
正課不致墮誤亦未可定向來脚戸運鹽到省每
百斤連加秤頭脚價止給七錢除去扣平與分拆
戥頭人畜往返十有餘日盤費多不足用所以非
差拏不運因此與督撫商議每百斤添銀一錢每
發脚價百兩外加分拆戥頭銀四兩再省城行銷
之鹽每百斤三兩一錢且用高平秤收及經鋪戸
轉賣小販搬運到鄉按以遠近脚價每斤賣至四

五六分不等民多淡食今酌量減去一釐照三分一斤發賣不加戥頭方行禁約數日內鹽價稍平以上數條俱用鹽道衙門所餘鹽規抵補臣仰遵聖訓擇其害民尤甚者稍加變通不敢遽然更張其餘

好

細事亦毋庸煩瑣惟須操持堅定黽勉力行耳

一切盈餘應去應留細數俟徹底查清再為開單分晰具奏所有鹽弊大槩情形先行奏聞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爾爲人剛直居心莅事忠誠勤敏朕所深知但防太過莫患不及百凡處加詳加審方無鹵莽之失覽所奏數摺實具一片血誠毫無顧避且其中分析款項井井有條甚屬可嘉殊不負朕一番識拔所慮者爾以少年鋒鋭之氣而兼報效情殷於上司僚友中過於强毅自用致招恃恩狂縱之譏則又非朕期許之意也事事務宜周詳謹密即一切章奏所奉批諭不可令一人知聞慎勿藉此作威誇詡於衆惟秉公據理而處之以謙能如是則在上者自蒙見重在下者亦必傾服庶免以氣陵人之咎將來底於有成否則鮮有不蹈倚才傲物覆轍

者勉之愼之切諭切諭

同日又

奏爲遵

旨敬陳地方情形事竊查欽遵

諭旨查得雲南一省地極西南疆圉遼濶土漢雜居山

多田少陸皆土下坡嶺水則舟楫難通幸民淳俗

普天率土莫非託賴

簡咸遵

聖祖福庇而已外臣中懈弛者十居八九豈止滇南一省

王化但歷來服官此地者每多因循歲月習於安逸不

爲然爾其竭力勸勉除此積弊

以敎養爲事此邊省文官之積病也至於鎭協將

率皆如是朕正在留心整頓

弁滇南所設尤多大槩操練稀疎抑且勞逸不均

凡防汛坐塘兵丁護送餉鞘差使煩多往來道路盤費艱難而在督撫提鎮本標及隨征等兵多係膏粱出身坐食官餉除跟班之外毫無所事且伊等援引有資衣馬鮮明較之當差窮兵拔補千把甚易臣請嗣後再有千把缺出作何分補之法

洪恩出自

聖裁庶幾窮苦兵丁亦有上進之期自當銜感報效而逸樂士卒亦知勤勞爲功再雲省更有山僻府治設兵無幾竟或有千把防守不足彈壓請

敕下督提二臣作何分別斟酌相地調防兵弁均設則

府治有所倚賴矣再臣會曰
奏魯魁山有賊民楊李二姓時常爲害地方騷擾交
趾恐啓邊釁等語今聞附近居民共出銀兩倩一
土頭目把守隘口並帶領土兵保護鄉村此輩亦
屬賊類然目下暫賴禦防俟設有善處之法再爲
具
奏臣更有請者從前滿兵過滇頗累地方亦有州縣
藉端虧空者今聞不日凱旋恐仍照從前額外應
付不惟邊省難支抑且勞苦百姓懇乞
皇上敕下帶領滿兵大員嚴禁士卒不許騷擾則邊民

安堵永頌
洪恩於無疆矣再文武官賢否臣雖到任未久不能週
知但有穢聲載道共聞共見者何敢隱諱如楚姚
鎮總兵劉俊傑不肅官箴營心壟斷擡高價以賣
鹽開錢舖以扣餉兵民怨騰又聞將逃兵有孕之
妻鎖拏進衙立刻賞人種種惡蹟難以枚舉臣與
劉俊傑素不謀面並無嫌隙然旣有所聞敢不入
奏文官內有大姚縣知縣吳繩武貪婪科斂聲名不
好已被民人揭告多款督撫批司與臣會審在案
更聞有趙州知州陳士昂賣鹽加倍取利居官聲

名甚劣其餘府廳州縣亦有為害地方者俟查明
再
奏外現任學道張謙前為刑部郎中頗有聲名今在
學政任內取士公明操守廉潔再提督張谷貞雖
則年老聞其居官安靜尚未面晤其人已蒙
皇上留任供職自必殫心報效其餘文武好官雖聞有
人因無實績恐盜虛名不敢妄
奏至於驛遞之設尤關緊要其夫馬工食豆草等項
俱各無甚虛冒惟有進本齎摺差役常多索馬匹
希圖夾帶私貨已曾奉有

皇上諭旨洞悉隱微臣又查出一二次面稟督撫業經
嚴禁但每年四季有驛鹽道扣存部費銀二千兩
除造冊與上京盤繳並提塘雜費止用四百兩外
向存一千六百兩係臣衙門陋規臣若染指絲毫
萬難剔除積弊查舊例每站額夫一百名遇有多
用者俱派鄉民有誤農事臣將此項銀兩捐出存
庫如遇大差用夫過百名之外即動此銀雇募以
免地方派累之苦伏念臣孤立滇南惟知潔己自
持雖督撫相待甚優同官司道亦皆和衷但諸事
不知避諱未免羣情忌嫉然

聖明在上臣亦止知有
君餘無所顧以上三摺實因路遠事繁非披瀝上陳難
輸愚忱故不避瑣瀆之罪冒昧具摺不勝惶悚戰
慄之至謹
奏
時時照此言行相符始不負
聖祖拔擢之恩事事如斯不欺不隱乃可謂一無瞻顧也
勉之
雍正元年七月初六日雲南驛鹽道臣李衛謹
奏爲邊疆寄重據實奏

聞事竊臣於本年五月二十二日至雲南省會六月十
九日具摺將到任緣由並鹽務利弊及地方情形
差家人馳驛齎
奏但鹽弊日久剔除非易必使
國課克實邊氓有益方可稍盡厥職幸督臣高其倬
居心寡慾同撫臣楊名時協恭黽勉使臣得以盡
力興除仰副
皇上勵精圖治之至意臣自抵貴州地界即聞傳頌總
督賢名初尚以爲未確及親見其行事果能正己
率屬寬嚴並濟兵民咸相感服抵任雖近一載同

撫臣楊名時革除科派使邊末黎庶稍獲安全今
聞其緣事革職
聖明在上自必念此遐荒要地
特簡大員以作邊方保障臣何人斯焉敢妄瀆
宸聰但兵民士庶愴惶依戀有不忍捨去之狀若非平
素愛戴情深斷難及此臣目擊攀留情形並不同
尋常故套自揣微末道員受
恩深重惟知潔己自持旣不敢避嫌遠怨寧復藉此趨
迎實因地方緊要起見故不辭斧鉞之誅冒昧具
奏倘蒙

聖主格外天恩俯念凋弊軍民顒望情殷將督臣高其

倬帶罪留任則一二年間邊氓元氣可以漸復而

於巖疆更有裨益矣爲此繕摺奏

聞臣不勝悚懼待罪之至謹

奏

如是督臣豈待保奏始予留任耶

雍正元年十月初三日雲南驛鹽道臣李衞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微末外吏叨蒙

聖主格外殊恩毫無報效謹於抵任後將鹽務利弊地

方情形具摺昌陳嗣因督臣高其倬離任復不自揣頻瀆
聖聰實由臣愚昧無知罪何可逭乃蒙
皇上不加譴責曲賜寛宥天高地厚之
恩已出分外復蒙
欽賜御硯
綸音溫瞅於九月二十一日跪接到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敬瞻
硃批訓諭諄諄字字皆令臣省身免過敢不兢惕凜遵
卽家人父子亦難望成全造就至於若此臣自顧

何人得邀
恩榮於非分荷
天眷於靡涯雖欲殫竭心力勉效馳驅實難仰報
高深於萬一也所有微臣感激愚悃理合披誠
奏謝並將奉到
硃批奏摺一併恭繳謹
奏
爾之聲名甚優如此方爲不負任用惟當始終如一毋
怠毋縱勉之
同日又

奏爲遵
旨覆奏事竊臣前所奏摺內因雨澤愆期之處奉
皇上硃批向後如何遇便據實再奏以聞欽此查滇省
今歲較數載之中可謂豐年自臣五月二十四日
到任得雨起未有十日之晴兼秋月和暖連晚種
田苗亦得秀實通省收成並無荒歉之處及查其
分數山田自六分起至八分止水田自七分起至
以手加額覽焉
十分止現在收穫大半米穀價值日漸平減又臣
所奏鹽務摺內奉
皇上硃批蔡起俊居官何如隨便奏聞欽此查蔡起俊

臣素未與伊識面自到任後見其行事類多言過
其實詢其居官才固有而用非以正性狡猾而操
守不足然喜功好大勇於任事如連年西藏輿師
從前總理軍需者不堪上
聞惟蔡起俊不避勞苦盡心行走毫無貽誤實滇省進
藏文官內首推之員至其護理臣鹽道印務聲名
平常在任八月連驛站捐納共收取盈餘銀三萬
七千八百兩零及交盤之際查出內有接賣前玅
道沈元佐雜款鹽價秤頭等項銀一萬四百八十
餘兩亦作爲盈餘收去外有因公挪動課銀及預

公

收不應得之項共欠一萬八千兩其交盤冊開載
代爲煎鹽抵補但滇省歷來彌補虧空全賴黑井
有原任巡撫甘國璧隱匿私井並白井沙滷兩處
餘鹽作抵今俱經臣奏
聞入官無可煎補理宜將蔡起俊所得盈餘追出抵課
已取有自認押結約於到湖北臬司新任送還故
不得不據實開載交代冊內除此項有著並臣徵
收雍正元年課銀不開外共各官掛欠皆係節年
奏銷報存實欠之銀臣抵任以來業經追出舊欠
七萬四千八百兩零其餘現在接徵內有五萬餘

兩乃係各府州縣流交虧空官經數易事隔遠年
且多有揑造民欠而實無可催追者若不嚴查從
前勒索侵婪各官令其分賠此項終屬虛懸臣已
經審出一二件有原任巡撫甘國璧得過已叅原
任鎮南州知州陸應幾及南安州知州王志正酬
謝委署那動鹽課歷歷有據此二員因審追虧空
供吐實情而甘國璧之子尚在滇省聞知願還原
銀尚未交庫又前任藩司金世揚亦得過陸應幾
酬謝委署那動鹽課更有陞任貴州巡撫時所遺
虧空庫帑二萬六千兩因係前道沈元佐護理藩

是極

印新官不接交盤曾將鹽課銀照數代墊後到貴
撫任內止還沈元佐銅十五萬斤抵銀一半已經
查出押令變賣還項尚欠一萬有奇又原任學道
張學庠曾替蔣甘亞臣過付得過陸應幾酬謝那
動鹽課六百兩據此則各官虧空之由可知除張
文煥貪吞之處密告督臣另行指叅外聞從前凡
遇大計委署題陞以及調烟瘴免軍前拜門生等
事屬員例有餽獻即係那動錢糧之關頭蔣甘張
三任勒費過奢虧空愈大是以庫帑空虛地方凋
敝臣目擊心傷不敢煩瀆多

奏其餘行文別省追還遍查止有現任藩司毛文銓
向聞毛文銓官聲甚好今果不誣
於鹽課內絲毫未染至一切瑣屑應行利弊再於
敬陳滇省鹽法銅斤等事案內分晰詳明督撫公
同具
奏合並聲明以上各屬虧空揑作全完歷年虛懸鹽
課雖蔡起俊曾經接受交盤實非己身侵那未便
令其全賠如此分別催追庶幾可望清楚以杜虧
空之端並仰乞
天恩格外施仁免究從前各官冒開不實之罪則均戴
大造洪慈於無旣矣爲此謹

奏

從前冒開各官若不寬其罪譴衆論囂囂必加爾以刻薄之名使竭力效忠之吏爲讒謗交集之人朕必何忍至如金世揚蔡起俊輩總不必絲毫瞻顧第須慎密爲要

雍正二年二月十五日雲南驛鹽道臣李衞謹

奏爲恭繳

硃批奏摺敬陳雲省現今情形事竊臣於雍正二年正月初一日接到臣來臣子卽有報效之心每慮難

皇奏摺二扣跪讀

皇上硃批凡臣所欲言而不敢盡者皆蒙
睿鑒洞燭隱微伏思歷來臣子卽有報效之心每慮難
邀信任苟非納言之職輒至有懷莫白不知臣有
何修得邀亙古未有之
爾之忠誠不特見知於朕早應感動
知遇以一介小臣草莽管見無不上協
上蒼但往往自信天良不昧者率皆任性使氣此種瑕疵
宸衷俯垂
若能不犯方爲全品勉之
溫諭臣不覺感激涕零夢寐難安圖報無地今通省鹽
務頗有就緒虧空陸續完補現在新開只舊草溪
麗江等井已見成效止有按板抱母兩處鹽井正
在委官前往煎辦惟銅廠事務紛繁非逐一稽查

不能剔除痼弊然俱在深山遠箐臣一身萬難遍及故協同廣南府知府張允隨料理其人亦小心謹慎才堪任用彼此互相稽查庶無隱漏可增課餉臣前往迤西查看鹽井并地方形勢所有山川險易民情休戚種種利弊稍爲整理此臣等分內之事不敢逐件瑣屑瀆

聞此人官評亦優

諸凡報效處朕俱洞悉

奏其屬員內貪污廢弛者已公同兩司稟商督撫叅出十餘員並武弁數名此外尚有迂拙才短者欲叅則惡迹未彰欲留則於地方無益督臣已經分別繁簡酌量調補次第舉行武官大員內尚有一

酌量調補各適其宜固善朕意地方雖有繁簡百姓則無異同移賢易愚或恐此感而彼怨審其才具果係不

堪造就者何用姑息竟行罷斥爲是
大慰朕懷

二廢弛營伍聽督臣查叅其餘各官激厲踴躍者頗多怠荒廢弛者甚少是以地方兵民漸有起色惟邊省漢猓雜居山多路險易於藏姦前此各土司之克遵

王化者皆受貪官詐騙不一而足强悍負固者任其殺害搶掠不敢過問淳無勸而頑無懲邊省之不能綏靖職是故耳今臣等深知此弊時時留意將循分守職之土官加意撫恤嚴禁文武衿棍詐騙之端間有强暴横肆者設法查拏令其知有

國法邇來通省安堵不敢仍蹈前轍目下口外現在

今已擢用爾爲藩司其協同督撫臣加意料理
用兵魯魁野賊善後事宜不得不晝夜籌畫正當
閱至此
滅此朝食之會何敢苟安臣自立春以來忽吐血
朕甚爲廑念已諭怡親王賜藥與汝斟酌試服不可過
三次仰託
多諒係急於報效用心太過所致百凡循序量力爲之
皇上洪福必然不致傷生是以通省事務照舊辦理幸
戒除煩躁自然漸愈務宜愛養精神毋事勉强必遵訓
督臣高其倬凡有地方公事無不折節虛懷傳集
諭方不辜負朕恩也
司道共相參酌兩司與臣亦和衷協辦俱無彼此
之見皆我
皇上用人得宜指示明徹之所致也但通省文武兵民
地方倉庫被前人朘削過甚元氣損傷一時難以
不僅滇南一省如斯他省亦然整飭地方譬猶治絲徐
全復臣所夙夜疚心者惟此別無他慮也誠恐邊

徐理去方有頭緒地方利弊漸次興除自有可觀原難
一時促就何必過於憂勞汝既先國家之憂而憂亦當
思後國家之樂而樂豈得不保重軀體滋培氣血以圖
永久爲朕宣猷布化耶
末重地上廑
聖懷謹繕摺奏
聞所有奉到
硃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所奏俱詳細批示矣
雍正二年四月十二日雲南布政使兼管驛鹽道
事臣李衛謹
奏爲恭謝
天恩疊沛竝陳愚悃叩乞

睿鑒事竊臣一介庸材未通經術叨蒙
皇上隆恩由部曹越次陞授副使臣自揣過分報稱已
難正在夙夜兢惕之際復蒙
特恩超陞本省布政使仍辦理鹽務聞
命之下實切悚惶敢不接印供職辦理錢糧清查庫帑
以仰副
聖主委任之殊恩又因臣母年近八旬是以冒請代
題欲盡反哺之私復叨
聖主格外優隆賞給布政使職銜
封典榮施兩代澤及歿存使臣亦得全子職叨沐

高厚洪仁寧有涯際除遵例具詳督撫代
題謝
恩外又於三月二十五日永北鎮總兵臣馬會伯到滇
頒來
御書公勤廉幹匾額并摺匣人參貂皮等
恩賜臣隨跪接到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伏思臣本何知皆禀遵
皇上訓誨俾得漸次成人乃蒙越衘陞擢任以屏藩復
御筆褒嘉光前耀後方寸靡寧況人參貂皮皆
九重進御之物摺匣乃大臣

題奏所需今與督撫提臣一體

榮錫浩蕩

恩榮雖係朕施亦由爾自奮所致

洪恩淪肌浹髓即使捐軀致身難報

高深於萬一何敢辭勞憚瘁少懈心力於晨昏但

切戒血氣稍務和平

知遇之恩如此其深而報效之心不容不慎尚有愚昧

留心於涵養之道則可爲不世出之人材也勉之

下悃謹爲我

聖主陳之伏思

皇上因滇省鹽務廢弛不以臣爲不肖著令清查又兼

管通省各銅廠茲雖稍除陋弊而措置調理尚需

一年半載方可著定成規已蒙

皇上俞旨著臣仍辦理鹽務仰見
聖明睿照無遺臣何敢以煩劇推卸祇恐兼顧拮据倘
稍有見識不到之處卽負
聖主任用至意臣愚以爲藩司事務雖重大繁多然較
之鹽務銅廠猶有章程可守應否懇請
皇恩別簡賢員辦理布政司事務俾臣得專理鹽銅庶
一年之内畧見成效并使屬員各盡厥職於地方
課餉兩無貽誤臣心亦得稍安矣所有微臣感戴
私忱及冒昧陳奏實情謹具摺
奏謝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爾乃國家偉器豈止克勝藩司之任黽勉爲之莫移初志覽不容不慎四字朕甚嘉悅果能受寵若驚自必獲福靡涯非但本省庶務舉凡天下有關吏治民生興除勸懲各事宜一切見聞罄言無隱密之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雲南布政使兼管驛鹽道事臣李衛謹

奏爲恭繳

硃批奏摺叩謝

天恩事竊臣不揣愚昧因蒙
特恩越授藩司感激靡涯又恐報效難副故將迫切微
忱並覆
奏尚書盧詢條議冒瀆
聖聰乃蒙不加譴責反叨
溫諭褒嘉跪讀之下彌深愧悚又蒙
特賞各種寶丹一盒令臣得以避瘴癘而驅時疫仰見
我
皇上俯憐小臣更甚於保赤子
恩德至此感戴難名復蒙

硃諭非但本省庶務舉凡天下有關吏治民生與除勸
各省自督撫以下州縣以上聲名優劣但有所知密以
懲各事宜一切罄言毋隱密之欽此臣伏讀之下更
奏聞即不甚確實亦屬無妨朕自能訪察眞情
覺悚惶自分何人敢當如此信任然既奉
特命又寧敢不殫思竭慮敬抒一得之愚臣竊思黃河
遷徙無定泛漲靡常歷代無永奠之法而惟籌堤
防障塞之策是以設官遍乎河干發帑輒論萬億
爲蒼生免陷溺爲漕運通輓輸
國計民生兩關緊要幸蒙
皇上神明睿鑒宵旰圖維無時不留心
國計軫念民生凡分任河臣指示方畧爲安瀾成平

計至深切也臣家居河濵頗知大槪但自服官七載未曾目擊邇年河流遷徙情形未敢冒昧詳陳惟以積弊之原委言之葢天地之有江河猶人身之血脈宜流通不宜壅阻而黄河西北之水由高就下悍激湍流尤非人力所能奪者故以神禹治水止言疏引以入海無非順其性而利導之如尚書所載久在
宸衷無庸臣之瑣贅然其洪流浩瀚洶湧奔溢急則衝刷無底漫則沙泥淤塞治河之法或導或防惟於此處可施作用耳臣聞黄河入海之口原設有船

船夫疏濬之說前經熟講乃無益之舉也更有人言海
夫不時疏濬使不致沙淤壅積下流之脈絡宣通
口向會簽釘樁木防禦盜艘所以易致沙淤亟宜疏濬
則上源之橫決自少此必然之理也後經河臣爲
云云皆屬無稽之談
節省裁革不於此處留心以致沙塡海口黃河下
流之處聽其散漫沙日益壅而水日益淺所以連
年上流決口前次北岸之衝奪運道猶可急爲補
救惟去年決開南岸水無所容直趨洪澤湖仍由
淸口會合黃水方入東海但此洪澤一湖乃上自
陝西商南以東等處山水並河南五府以及江北
一帶諸流總滙即此一湖之水每年伏秋二汛高
堰已屬危險再加黃河歸併其中更當何如況黃

題補多係賒賬止須先取印領一紙補後方勾通開
銷果能照領全楚則爲廉幹之員再有美缺復又
題陞用人如此凡有才能而顧品行者不惟無人援
引率皆懷抱羞惡奉身而退此所以數年之間將
深悉河務之員蹤跡俱絶也當將斬輔所遺沿河
兩岸出產柳草之官地盡令開成熟田納租分肥
而險工之動用物料復派里民卽其所做工程不
過河員先爲打算開銷而後借稱某處宜築壩某
處挑引河等類然非講明分頭卽應做之工亦不
准行及講妥分潤則彼此掩飾或報衝塌或報沙

種種情弊皆屬實蹟

塞累萬帑金化爲烏有而別員旁觀者復援此爲
例聲言曾經出力孝敬挾制以求照顧遂成難閉
之門矣又將運河八閘等處有各州縣地畝所出
之募夫撈淺夫每年徵比銀錢上下瓜分以致閘
河之寬深尺丈不能仍照舊制而蓄水湖之圍壩
俱成平地遲運誤漕職是故耳其南河一帶每恐
衝決處分過重故見水勢既大則暗令河官黑夜
掘開揀空處放水希圖借報漫溢絕不顧一方百
姓之田墓廬舍盡付漂沒而有寃莫告也是以黃
河上流及高寶一帶鄉民知覺此弊但遇水長皆

適來料理頗有頭緒矣

黑夜防閑恐河兵扒口放水而私稱河官爲河賊
則民情之怨望可知至於每年開銷帑金數十萬
多歸私囊爲打點之資於工程毫無裨益此皆臣
家居時每見效力各員以作弊爲能事逢人誇張
所言一字不虛原係彰明較著天下共見共聞之事爲
全無顧畏故得諸耳聞目見者如是實非親任河
此朕經屢降嚴旨飭令革除無如頹風積弊猝難盡改
工檢查檔案所知也目今河干諸臣自不敢仍蹈
然亦漸知警惕矣
前轍且必極力改易然恐舊習相沿難以驟除而
效力河員又多爲功名借階求其確知水勢畧有
經濟之人百無一得卽總理其事者亦難於甄別
無遺況黃河之性與諸水迥別非永定北河可比

似宜急爲整頓但每見九列及內外臣工條陳大
小諸務凡有一得無不仰荷
河防利弊條陳不一其人如言可採取者朕或密交河
聖主採擇惟有黃河大害從無一人言及雖云治河難
臣查議其支離浮泛不切於用者又皆寢而不發所以
以深悉然非畏任河工卽慮有阻撓無濟且以遮
外間不得而知也
飾既久恐接手敗露病深難除故多瞻顧不前耳
伏乞
皇上睿鑒預爲確訪選擇深知黃河水利實有經濟之
歷任河臣無出齊蘇勒之右者
臣令其秉公用人激濁揚清以示鼓勵仍令內外
大臣各舉所知河員調補辦理疏通海口濬利下
流遍閱河工形勢考究水性因時調度預防衝決

丈量運河寬深仍依舊制追出歷年夫食淘挖八
閘淤淺速整蓄水湖壩以備春月濟運務使黃淮
諸水暢流庶可以免衝決且總河一官節制山東
諸省兼以提督軍務統攝遼遠待澤者衆若不令
所奏合宜多半皆朕現在施行之事
其急振頽靡遲則更難調劑矣又用人之道所關
甚大我
皇上拔擢出乎
宸衷擯斥裁於
乾斷寸長不遺匪材必黜臣何敢置喙然保舉一端似
宜詳慎也凡大臣舉薦一官縱不敢欺

皇上其如大臣之不能不受人欺何臣愚以爲舉大吏不徒論其操守更當考其經猷不徒貴乎意見之不徇尤當求其執持之無偏且封疆重任有統兵守土之權若高言淡漠必致武備不修有察吏安民之責倘激揚失當必致人心不服卽有好官用非其地不惟不見其長而適以形其短欲其勝任而愉快也難矣臣不敢以遠年無稽之事妄瀆第

通極之論

就目下之人爲

皇上陳之卽如臣之舊堂官張伯行砥礪廉隅中外知名用以爲戶部侍郎兼管倉場錢法誰不曰至當

木偶人也清則眞清

不易但於持籌綜理之處尚未諳悉是以掌管出入總滙間有不應發之項或多至數萬者一味判行而可否曾不一問至若貢監報病故繳照之類則必窮究搜駁之不已密於小而疎於大是以多被羣姦朦蔽而不知原爲其操守廉潔可以勝任而孰知庫帑依舊暗銷矣今蒙

除此任外更無合宜之任矣

皇上知人善任以禮部尚書陞用方爲人地相宜更有

第一實心任事者洵屬當代名臣難得之品

原任戸部尚書趙申喬臣猶及隨同辦事年餘見其於錢穀吏治無一不諳練精詳大臣中現在已往莫有出其右者但其精神止用於分釐毫忽之

間及重大有關係之處反多有出入未妥然其在
部中之清廉正直盡心竭力實可以爲人臣法則
若湖其任湖南偏撫則有淸官之貽害迄今未除
原非督撫才
者撫臣以經文緯武爲提衡而置軍旅於不講視
武弁爲異類凡遇刁民告官並不查實立卽叅拏
一年內外屬員之倖免者無幾遂致湖南刁風大
熾變成難治之區又被撫臣王之樞貪取無厭復
所謂殺有餘辜貪吏中之尤者
釀出惡民聚衆挾官圍城抗糧且敢勾通野苗焚
搶據山動則扯旗習爲故常臣赴任時由辰州府
經過聞至今百姓有事不服拘拏雖有兵弁從不

過問名曰安靜則是人地一不相宜雖清官尚至流弊況其節操未優者乎此舉大吏之不可不詳愼也至於保舉有司若不考其實驗而但錄其才能則輕浮躁率邪移科斂之弊即出其中且僅採其聲名粉飾沽譽鑽營欺蔽之端亦寓其內惟操

如王之樞更亦無地相宜也

封疆大吏關係國家隆替若得有猷有爲有守者二十餘人分布寰區之內俾各涖政臨民敷宣教化則天下大治計日可期矣無如英髦罕覯即能公之一字者亦不易獲朕只得隨材器使量能授職徐觀後效耳

守一節實心爲難然猶昭然於人耳目之事眞僞可以立見止在保舉者之公私耳臣自履任以至於今每細心閱歷各屬員其庸碌無長貪劣廢弛者俱不足論就其頗有聲名素稱才能之員一一考其實跡有差委奔走之事則長於辦理而撫字

催科無一可取者是其才止堪爲人用而不能自
爲用者也有長於吏治而疎於出納以致錢糧虧
空者是自恃其才而輕量天下事不謹之所以流
弊也兼有利口捷給論事多中而於職守事務全
無實濟者是又才之用於偏而失其正眩於外而
歉於中者也又有一等巧於鑽營專工窺探上司
之性情嗜好曲意迎合甚而言動氣象無不體貼
效法以求酷肖遂致彼此投機一遇保舉捨此而
誰豈知圖得保舉則從前之官小而不敢少露鋒
芒者至此得志而本色盡現此又才之用於詐僞

而爲患尤烈者也更有風厲之官嚴處過刻而不
議論快暢之至
近人情循良之吏寬中釀事而反滋弊竇凡此數
所以朕每諭内外大臣毋因曾經保舉而稍涉袒護也
等皆以才名而多於地方有誤倘保舉者僅以才
能二字塞責鮮有不貽害者臣請嗣後凡保舉各
官必令註名所長不必諱其所短驗過成效確有
日前有旨令爾等密摺保奏亦正此意
實跡以備
簡用必求人地相宜方獲裨益倘有不職罪坐保舉之
此說似屬難行人情遷改無常即親子弟亦難保其始
人竝嚴究保舉情故使冒濫者不敢鑽刺倖進徇
終如一許令隨保隨參方不畏首畏尾
情者不敢朦朧混瀆庶可收得人之效矣以上謬
陳河工保舉二端臣自知妄言

爾係遵諭具覆何妄言之有即未經奉旨既蒙知遇爲
國家重務且多獲罪大僚惟因受
朝廷臣子則休戚相共遇事豈容隱嘿況此等奏摺朕
恩深重不惜身家利害何敢隱忍緘默況逢
一字不宣安從獲罪於大僚耶
聖明在上千載一時故爾披瀝直陳臣不勝悚慄待罪
之至謹
奏
逐段批諭矣其細加檢閱類斯經濟謀猷有裨治道事
宜無論朕之見是與否但據情直陳聽候採擇
雍正二年九月初六日雲南布政使兼管驛鹽道
事臣李衞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於本年閏四月十六日恭接督臣高其倬
進摺差役帶回臣前次
奏摺到滇跪讀
硃批諭旨誥誡諄詳無微不至又蒙
欽賞黎洞丸藥以醫臣病自揣何人乃致時厪
聖懷天地父母之德未有如是之浩蕩剴切者也感激
微情累詞難罄惟有凛遵
聖諭調養微軀以圖報效而已臣吐血之後因先得青
海蕩平之捷嗣後提臣郝玉麟於擦哇岡擒獲奸
細以及外番歸順中甸投誠又幸魯魁山賊剿滅

滇南之積患得除且全省雨澤普徧禾稼已兆豐
登復叓
皇恩稠疊有加無已節次慶幸業將全愈又得
皇上御賜良藥謹服二丸益加痊除可望復元嗣後當
刻刻敬念
訓旨從容辦職不敢復屢
睿慮所有微臣感激愚悃恭摺
奏謝爲此謹
奏
朕前次批諭曾諄切戒汝褊躁尚氣近日有人奏汝恃

寵放縱於督撫上司前粗率無禮而私地直呼爲老高老楊操守亦不能純間有巧取處等語況抵補錢糧之奏卽屬孟浪僭越若如此行爲則大負朕之倚任汝不自保始終異日莫怨朕不始終保全之也嗣後極宜謙恭持己和平接物川馬古董之收受俱當檢點兩面欽用牌不可以已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態何須乃爾其克謹克愼毋忽

同日又

奏爲

奏明恭繳

硃批奏摺遲緩緣由並陳司庫交盤事竊臣叨沐
皇恩越陞滇省藩司任巨責重敢不殫竭清理查陞司
毛文銓經手一應錢糧雖藩庫現在可以無虧但
交盤成例止開動用庫銀數目其一切開除俱在
奏銷錢糧并軍需案內分晰造報查今番滿兵撤
回江浙提鎮出兵備養馬匹及差遣文武官軍前
辦事各種盤費幫貼兵丁安家等類尚未班師無
憑造報將來奏銷案內除應開銷外尚有不准開
銷者歷來此等無著軍需皆用俸工抵補查前番
出兵虛懸庫帑經撫臣楊名時

題明節次扣抵已預算至雍正十三年後方能全完
但前項扣抵俸工數內除收過還庫外仍有原任
巡撫甘國璧所欠四萬五千六百餘兩現在交臣
接徵代爲追補但今後奏銷軍需俸工業經停捐
則毛文銓任內動用過軍需銀兩將來不准開銷
之數無項可抵勢必變成虧空臣愚以爲與其替
甘國璧催追未完之俸工不若留爲抵補去年滿
兵過滇提鎮文武出口不在開銷例內之數免致
日後錢糧虛懸至甘國璧從前未完之四萬五千
大抵無非此一派作爲漸次發露矣即此亦係該督撫
六百餘兩仍令其繳還一轉移間於錢糧有益則

之責非汝所當主持者

藩庫可以徹底全清矣再查雲南布政司一缺每
年平頭火耗錫稅所餘雜項陋規聚零合總約有
盈萬若槪行革除恐後官無以養廉勢必需索屬
員貽累地方臣於鹽道任內已有
恩給盤費銀四千兩今二缺實係一人則此項仍可足

若辭分內陋規以求見信於朕而別爲巧取之舉反不

用其布政司陋規惟於臣在任之日貯存司庫添

如不辭之爲愈也

補地方辦公之需倘蒙
聖恩另簡賢員則將此後所有留爲養廉臣不敢絲毫
隱蔽理合
奏明更有瀆陳者臣接管藩庫交盤之後於六月初

一日繕摺並恭繳從前接到
硃批原奏同
欽賜黎洞丸謝
恩一摺俱交付督臣差役賴君佐王有功齎帶途間稽
遲至七月中到京正值怡親王出口彼等不敢由
宮門傳進又復帶回不意行至河南亢村驛黄水偶
發過岔河連人馬衝倒將
御賜黄匣漂流數步當雖撈獲已被濕透不敢拆晾及
至八月二十一日始得到滇開匣跪讀霉粘一處
惶懼無地臣罪奚辭是以遲滯今復恭繳合併聲

明謹

奏

路途遙遠霉濕玷污係常有之事小人輩無足責也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雲南布政使兼管驛鹽

道事臣李衛謹

奏爲遵

旨覆奏事竊臣伏讀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上諭至有密奏密下諭旨者仍密行詳悉奏聞朕之所

以寛其期限者俾欲各得悉心體究斟酌施行於吏

治兵民實有所濟各宜砥礪以副朕懷特諭欽此臣

自雍正元年五月到任後凡具

奏一切地方利弊鹽井事宜及節次

硃批覆奏之處所有已經遵行暨現在著有成效除將

原摺恭繳外其中有應具題者俱詳請督撫公同

題明應奏者臣節次盡行覆

奏今屆年終理合遵

旨奏明如白井沙滷減價撥銷故私鹽不待禁而漸除

原奏每年可收買百萬斤今此外又有多收現在

酌地行銷其黑井從前所隱之新井每年亦可煎

出百萬斤查滇省舊有八處鹽井除現在正課無

虧并加腳減價外尚有裁出督撫並鹽道衙門舊
規共贏餘銀六萬五千七百餘兩俱經
題奏留備地方公事造冊報部在案今復開只舊草
溪井每年可得餘息銀四千餘兩暫抵從前虧墮
額鹽已經
題明三年完補後增入新課又開麗江府土井每年
可得餘息銀二千二百餘兩可抵琅安二小井減
平昂價又新開按板抱母等井除薪本各項外每
年可出課銀二萬餘兩原奏將此抵補通省額鹽
高價今黑白景彌等井鹽價俱平毋庸抵減公議

將此項餘息以作威遠茶山一帶新設官兵俸餉則滇南全省門戶嚴謹而兵勢連絡矣所有各銅廠日加調劑漸有起色比舊額有增俟核實數目另行

奏報至於藩鹽二庫錢糧有著者設法陸續追取無著者漸少逐次清理諸弊俱除惟那新掩舊或恐不免然亦不時查察諒明年奏銷前可以清楚臣若稍避嫌怨萬難整頓惟有遵照理法不敢任性亦不敢委蛇從事此摺係遵奉部頒定式與從前不一臣愚昧未知密

不避嫌怨與使氣凌人驕慢無禮判然兩途弗相交涉汝宜勤修者惟涵養二字最爲切要務須勉爲全人方不有負知遇殊恩竭力操持可也書云習與性成若不

痛自刻責未易改除將來必以此受累後悔何及
奏事件應否照舊不限字數今交撫臣便差帶
進合併聲明臣不勝瞻仰敬凜之至謹
奏
部須式樣限定字數係專爲本章而言與密摺無關此
請可謂笑談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雲南布政使兼管驛鹽
道事臣李衛謹
奏爲恭繳
硃批奏摺並謝
天恩寬宥事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撫臣楊名時便

差帶回臣藩庫交盤竝謝

恩覆

奏三摺跪讀之下蒙

皇上飭諭改過不即加以重罪策勵深切感悚無地伏

念臣以部曹微員蒙

皇上逾格擢用榮遇非常返躬自問實無寸長足錄而

備位滇藩夙夜兢惕罪終莫逭尚復何求每思自

奏古人臣雖刻意求全猶不能必其無過臣何人斯

而敢謂其所行皆當也況兼愚昧粗疎鮮通經術

加以一介小臣此心惟知有

君罔所瞻徇盂浪愚戇臣實難以解免幸荷我
皇上天地爲心逐一開誠指示仍令臣自省自訟雖捐
糜頂踵亦難仰答
高厚於萬一繼自今惟有痛自刻責有則改之無則加
勉以仰副我
聖主格外洪慈臣之心跡日久難逃
睿鑒倘有背理存私剛愎竝用之處雖百計掩飾終必
敢露更何敢多置一喙於
君父之前耶至臣奉到
硃批別省事宜容臣次第覈實另行繕摺具

覆所有奉到
硃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覽奏知道了摺內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日久難逃鑒察雖百計掩飾終必敗露之語盡之矣全朕用人顏面正在於汝前此戒汝狂縱尚氣乃朕由中之訓其餘風聞不過令汝知之之意原未深信勉爲之無庸畏懼亦不宜放恣朕若不得眞實憑據斷未有枉加譴責之理自信無他坦懷勿慮稍覺抱慊小心內疚一語當爲終身

和平度宇爲朕生平之所羨慕驕傲形態乃朕生平之所檢戒以汝氣質而論亦宜時存此念方收涵養功效

雍正三年二月十二日雲南布政使兼管驛鹽道

事臣李衛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安

條陳三款留中內海運一事屢有人言及朕經向廷臣再四籌酌率皆以爲難行況現今載糧船隻又非航海之具此事所關甚大不便輕爲定議清理各省邊界之

奏甚爲可嘉密摺防弊之奏亦屬有理候朕徐思妥確
另行諭知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微末庸愚毫無知識荷

皇上拔擢任使

賞賚數頒不加罪咎明垂

聖訓雖肝腦塗地不足仰答

天心乃復蒙

欽賜御書不惟與督撫提臣同被

洪施懷懼過分且得仰承

恩錫天福永遠供奉足令邪魅退避瘴癘不侵傳之子孫光耀無極臣自揣何人邀榮至此敢不益矢犬馬之志竭致捐糜之身以圖報效萬一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所有臣感戴愚誠激切

奏謝伏祈

睿鑒謹

奏

覽奏謝知道了欲報恩榮惟戒驕縱

雍正三年四月初一日雲南布政使兼管驛鹽道

事臣李衛謹

奏為恭繳

硃批奏摺並謝

聖恩訓諭事竊臣因彙奏雍正二年分以前所辦事宜

蒙

皇上硃批不避嫌怨與使氣凌人驕慢無禮判然兩途

弗相交涉汝宜勤修者惟涵養二字最為切要務須

勉為全人方不有負知遇殊恩竭力操持可也書云

習與性成若不痛自刻責未易改除將來必以此受

累後悔何及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神明睿鑒深悉臣愚昧招愆之由
誠諭諄諄務使臣勉為全人屬望之優至此臣非木石
寧不感痛流涕刻自濯磨以副
聖主策勵殊恩但臣之職任皆通省財賦之區實嫌疑
指摘之地且謬荷
天恩於格外尤為羣情嫉忌之所歸是以臣抵任以來
無時敢忘後來地步凡收發錢糧不拘多寡皆委
官眼同存庫即聚零合總稍有羨溢不在常規之
內者亦必彙報督撫俟奏銷時一並查造摺

奏充公乃猶有言臣勉辭嬴羡掩飾巧取者此係臣

名節攸關伏祈

皇上特差正直無私内員徹底清查臣於日用養廉之

外再有欺瞞入己昧心營私之處不但難逃

國法

上蒼亦必不容更有請者臣一介愚魯原無才識學術錢

穀亦非臣所長皆蒙

皇上面爲訓諭奉持而行故得勉爲辦理未至隕越然

自雍正元年正月叩辭

天顏將及三載久未親承

訓旨諸事無以遵循依戀微忱時廑寤寐兼有外省情
形要務非面陳無由得悉懇乞
皇恩准臣於奏銷後秋月進京面請
候旨
聖訓並望回時便道一省臣母則
殊恩異數逾於造化生成萬萬矣爲此謹
奏
種種讒毁皆出年羹堯之口今其欺詐負恩情狀已盡
敗露汝事不辯自明矣第傲慢凌人恐汝不無此病諄
切訓誨實由朕衷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當時刻自檢毋
忽

雍正三年五月二十五日雲南布政使兼管驛鹽
道事臣李衛謹
奏爲奏
聞邊地情形事欽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培元氣而重教養因時調劑俯順輿情
務使政令不煩兵民信悅爲臣子者遵循供職則
道德一而風俗同可旋至立效者也惟是邊省之
政治有難與內地同施者葢漢土雜居接連外夷
淳梗不一職司邊疆之臣若以有事爲榮喜功好
大以刻責爲震懾使彼無所適從則不但滋事啓

前言與後意相違不自知其矛盾

覺實有背於

聖天子懷柔至意然而任其驕悖背負

天恩因循畏縮槩置不問則不惟有傷

國體且足以開外夷藐玩之端爲誤尤甚卽如雲南

開化府與交阯地界不清一事除失之於明季者

不論外我

天朝前任開化之文武流官視此遐荒僻地輕於鴻毛

是以將逢春一里又被交人蠶食多年然至今額

糧秋米一十二石一斗零係開化府代爲賠納誌

書輿圖記載分明因委查銅礦始知其故且據逢

春里之居民紛紛控訴願回
未必人人盡然即果如是亦當循理考據籌酌周詳豈
天朝仍為內地之百姓臣職任藩司有通省地方之責
焉敢明知此事而甘蹈從前輕棄內地之故轍乎
可因無知小民之控訴而輕啓外夷之釁耶
平心
然猶未敢輕率復細加確訪始經詳明督撫止以
開導講理則可
情理開導行文令彼國差員會勘各清界址不期
是何言與
陵王絕不曉事聞係江西漢姦竊位甫及五載惟
矢口亂道
何由而知
利是從一任土官舞筆塗鴉初則回文推諉不遜
隨後即用驚嚇前官之故智令彼土官率領陵兵
數千來開化邊鄙揚威經督臣高其倬飛飭新任
總兵馮允中相機彈壓要隘勿令驚擾內地居民

該鎮頗悉邊情遂設備堵禦而彼蠻人一見
天朝軍威整肅非比前此怯懦其計已窮隨即暗自撤
其然豈其然乎
回至今尚留兵千餘在彼卩內駐劄窺探內地消
息今接督臣牌示云陵王已經具
奏奉有
諭旨敕命遵行到臣自應聽督臣設處何敢瀆陳然臣
有不得不
奏者葢因陵王將失自我
本朝之逢春里改揑土名竟欲一槩割去則開化府與
彼交界僅存百二十里若照伊所奏名色盡行撥

給此外無可再查矣臣於此事初以爲
天朝之地不應被伊占去故爾詳請會勘實爲疆土有
關體統起見即督撫二臣皆慎密有餘若非應清
之界亦斷不准行文後因彼國有兵先來是以堵
禦要隘原非鎮臣馮允中多事所致臣若存心偏
私以爲彼係年羹堯所薦之員不自認咎推卸與

鄙哉焉用涉及事外

人則此刻薄之念欺世亦屬不可而竝以朦蔽
皇上罪戾匪輕況該鎮自抵任以來小心供職絕不敢
效他人之倚恃權勢妄縱驕傲見於顏色臣實不
敢掩人之善若以爲事屬小節皆當不與之較亦

初起時朕已料及必係李衛生出之事

係臣從前初詳之罪懇請交部議處免累他人於心亦覺稍安不但此也臣自抵任之後因見各土司夷猓強橫殺掠深爲民害會於公所言明嗣後辦理地方除害之事有過當自認之有功槩不敢居幸逢督撫二臣同心協力痛加整頓仰託

皇上洪福使頑梗革面仇殺風息若不據實直陳恐縱蠻人之志而且逢春一里之居民傾心向化望救若蘇倘仍與彼國勢必盡行抄沒亦非仰體我

恐係一偏議論

皇上好生之仁臣又接閱邸鈔見廣西撫臣李紱有陵人邊鄙仇殺之奏其中不無含糊殺擄情形而部

懸揣之詞輒形諸楮墨殊屬冒

戇之至
議尚欲不准行文幸蒙
聖明改正無不羣仰
睿鑒據此則陝王之撓亂邊疆不止一處明矣且彼犬
安南於外夷中猶稱文物之邦其人果皆犬羊之性乎
羊之性畏威而不懷德結怨而不記恩其從前三
若然則與犬羊又何難焉斯語謬矣
年兩次被魯魁等賊入境刦掠不可勝數甚至破
其水尾州擄其子女焚其倉庫搶其礦廠從不敢
試問我兵平定魯
與數十野賊抵敵今魯魁平定除彼之害我
魁係爲安南而發耶
天朝以理行文清界反行抗拒是絕不知有禮法梟可
見矣臣寧甘妄
奏處分斷不敢緘默以啓外夷藐玩抗拒之端邊省

斯語更謬矣

異日無窮之患也謹據實奏

聞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總之根本處業既乖離則枝葉枏蔓何有佳致此奏一

無可取

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七日雲南布政使兼管驛鹽

道事臣李衛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據曲靖府屬之霑益陸凉二州並南寧平彝

聞事兩縣報稱陰雨頗多忽遇霑益州所屬史家坡地

奏方起蛟山水暴發淹沒田禾衝倒民房當卽報明

督撫二臣委員查勘並帶去備公銀兩令其分別

賑恤撫慰安頓未至流離失所查此被災之地雖

連及數州縣但係一河汎漲順流而下凡接壤此

河者兩岸卽遭漂沒故惟近河併紅花海低窪處

百姓獨受其害實非普遍被災至通省禾稼皆好

祿豐一縣雨澤愆期幸有臣等所開水利一道補

救大半後亦得雨霑足恐厪

聖懷理合據實奏

聞再臣聞河南湖廣一帶道路不寧有奉
發滇省委署州縣之舉人李應國曾在湖廣順林驛被
竊又有臣衙門庫官陸正可由京攜眷來滇赴任
行至河南裕州宿於南關客店夜被大盜十七八
人明火執仗將庫官砍傷衣物盤費盡刦一空拋
棄家眷隻身來滇迄今刀傷未愈該地方官見其
囊空人傷不能行動恐干盜案願幫賠銀五十兩
令其離境泯迹否則拖累不許起身亦未報緝又
臣於春月有僕人回家行至湖廣傅林驛地方夜
宿客店亦被盜竊又前次滇省保送進京輪流引

見之武官南天祥段宗岳馮鸞等回任據稱途間河南
湖廣多盜難行衆口無異臣思內省平原之地豈
容盜賊肆刦行旅裹足有關吏治謹據實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嚴飭施行謹
奏
凡百悉如此據事直陳一無顧避殊屬可嘉之至
雍正四年三月初一日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爲奏明事竊臣奉
命赴浙路過丹陽縣地方有江蘇撫臣張楷帶領江鎮

道王璣恭請
聖安畢臣隨將
發下原摺交給并臣面奉
諭旨傳知遂商議海塘事務伊自知不應擅動鈔關贏
餘銀兩畏罪悔過感懼不已應聽該撫自行
奏覆及抵杭州武林門有署將軍臣鄂密達帶領副
都統并八旗各官同鹽臣謝賜履織造孫文成俱
恭請
聖安至臣在京前後面奉
諭旨現在次第遵行容俟確有見聞查實看定挨次

奏覆其奉
發跟隨年羹堯來浙之滿漢文武各官共有二起已遵
照
諭旨發給咨文令其彼此互解勒限進京業經起程彼
等到時投交吏兵二部據咨請
旨再爲分別作何著落爲此先行奏
聞謹
奏
覽奏俱悉張楷撫治江蘇光景如何
同日又

奏爲覆奏事竊臣蒙
皇上面諭令臣便道由淸江浦與河臣齊蘇勒將河工
情形議論大槩看伊如何回覆著臣到任後
奏明欽此臣於本年正月初八日至淮安府屬之皂
河適河臣齊蘇勒在朱家海堵塞決口因帶領淮
徐道張其仁來請
皇上聖安臣隨同至廟中問及河工近日情形據稱朱
家海決口前已合龍雖復開少許不日可以告竣
等語臣復問此番決口黃河全勢俱由朱家海歸
洪澤湖當慮沙淤墊高湖底以爲後患據稱勤淤

懶沙不能遠去都到不得那裏其洪澤湖上流仍
有三處小湖相連沙淤俱就近處住下了將窪地
墊高竟可以添設州縣增益錢糧等語臣又問此
三處小湖既與洪澤相連又在上流乃大湖支派
受水分洩之淵藪也若已墊高將來洪澤蓄水漸
少且由近及遠再遇水發勢必盈科而進仍填洪
澤湖高堰更險爲之奈何如果沙淤可以添設州
縣廣益財賦恐前人久已放水墊平無俟於今也
尚該留蓄水之處爲是伊答云別無善法總之時
加防範以期不至開決臣又問各處險工埽壩料

物必須蘆葦今葦蕩營裁汰已三四年郤被鹽商假借民墾名色暗中分肥蘆葦漸次缺少一遇險工難保無虞況目下各工俱用秫稭豆秧麥穰等類入水數月即朽爛不堅何以禦汛不惟虛費錢糧且搬運馱載勞民妨農苦不堪言將何以處之據稱此係前任趙世顯因葦蕩營有弊故爾裁去如今料物果難辦理如今要復葦蕩營雖是目下買用秫稭等物發價亦甚公道等語臣又問治河之法還是借河水急湍之勢以濬洩下流疏通海口爲要抑或專顧衝決以堅牢工程爲主據稱海

口亦是要緊的我曾親看過從前甚淺我去年將
清口打壩攔住留的口子甚窄令其敵住黃水並
借清黃二水之勢將清江迤東河底衝深目今海
口亦深無底因打此壩會蒙
皇上賞我翎子等語據此一段若果如所言實與治河
之法相符臣又問每逢夏秋二汛防河如同迎敵
不知各汛文武官中何員可以爲將才善知水利
者曾得幾人伊云實未多得難以指出等語臣又
問先言朱家海決口不日合龍之說定於何日可
以告成伊云十五前後臣說目下止宜保住兩邊

壩頭爲主立春後再過一九地凌方開其色青下面帶有黃泥較水面之凌更甚此凌一出隨帶有積凌水同下三五日後方得水平凌盡乃可以施人力早則河無故道水不東行陸地豈能走凌壩埽恐難支持必至正月二十間合龍未遲伊云甚是遂向淮徐道張其仁云我自到河工惟憑己見並無人講究及此復面加過譽數句臣見天晚隨拜別就道再臣探得河臣齊蘇勒操守學問甚優（洵屬公當之評）辦事不避勤苦居心極欲求好但治理黃河之處（既無好官相輔惟憑一已機杼何怪自）未得其要更無好官相輔又兼自負過高不能納

負且即欲聞超卓之論令伊從誰納言他人若衷必設
身處地體諒一番方能悉其底裏也

言爲慮耳所有臣與河臣議論河工大概緣由據
實奏
聞謹
奏

汝有所知可以裨益河工輔助齊蘇勒之人乎具奏以
聞

同日又
奏爲請
旨事竊臣因修築海塘一事面奉
諭旨祗領欽遵於正月十七日經過丹陽縣地方路遇

江蘇撫臣張楷已將海塘緣由備悉商酌所需工
料應令何順備出聽候該撫酌行臣抵任後卽傳
何順到案將所奉
諭旨宣述欽遵茲據何順呈稱順蒙
皇上天恩發交海塘效力矢竭涓埃贖罪萬一查浙省
塘工原
題需銀十一萬三千餘兩奉
旨令何順與高泓承認辦理嗣奉
恩諭著巡撫遴委幹員動支司庫錢糧立限堅築所動
錢糧何順等各按所認工程照數補庫欽此前任撫

院隨委員分修其應需銀兩高泓因有虧空未完
所認無幾何順感激
聖恩不敢推委隨即一併認捐已交過銀十萬一千三
百有餘實未交銀一萬三千兩現在措交茲因江
南塘工應新添釘樁另需銀七萬餘兩江浙海塘
皇上均關民生何順敢不仰體
天心竭力措幫所有一切房產等項斷不敢絲毫欺隱
自罹重譴但樁木需用孔亟而房產難於一時變
售懇請照原奉
恩諭先動司庫錢糧以濟工需容俟何順上緊變售隨

得隨交等情呈請

奏覆前來臣再三追究堅稱實無現銀恐誤工程請

照浙省之例先動庫帑委官及時修砌伊情願儘

其所有產業變還江蘇藩庫但臣未知何順家道

果否實情不敢虛擬諒彼既認捐足江省海塘所

需七萬餘兩之工料自不敢抗欠除移咨江蘇撫

臣張楷乘時興工修築外謹將何順承認借帑補

還緣由繕摺

奏明可否

恩准請

旨遵行謹

奏

何順黨至不能賠還庫項自有應得之罪何論其家道果否殷實也未有因彼力之或能或不能而遲誤要工之理照所呈請發帑與修一面援旨咨部存案

同日又

奏爲敬陳浙省吏治大概先爲奏

聞事竊臣自抵任以來看海塘查鹽務辦理

欽部積案諸務紛集故於地方利弊應行分別酌量之處尚未盡得其詳不敢妄陳但有通省習沿成害

之錮弊數端不得不急為
奏明料理者如揑造奏銷勒令新任官接受虧空凡
遇公事攤派各屬以及徵漕那補南米復那條丁
買墊白糧互相牽扯頭緒不清其中亦有不得不
行那墊之隱更因變改舊規致成弊竇又經前撫
臣法海諸事不按繩墨任意紛更壓勒屬員代賠
民欠以致府縣多有被苦累者至於民刁健訟挾
官抗糧強竊盜案既多而假命假盜又不一而足
誠如
皇上洞鑒果屬難治且吏治廢弛諸事掣肘現在各官

雖未深悉其賢否然無甚長才特出之員其平庸
不稱地方者頗多而敢於奇貪異酷者亦少此等
闒茸更難卽爲改正容臣因時設法次第調劑不
敢少懈亦不敢過急惟目下各府縣包容之虧空
不可勝數其實在民欠已經奏銷報完者上司不
便行催遂被姦民挾制不完自康熙五十七年積
累至今若非徹底查出據實
題明分限追補則永無完結之日又有已經奏銷叅
出未完民欠除雍正三年分錢糧尚未奏銷外自
康熙五十四年起至雍正二年約算各屬未完地

丁銀共一百二十四萬三千五百餘兩現在十年
竝徵臣再四思維以上兩項錢糧已經釀成無底
虧空清楚非易若不破格整頓細籌變通之法將
來積欠愈深年復一年終無底止不但民力萬不
能兼辦而各官考成益重恐致法令難行愈長違
玩之風然臣以到任未久未敢冒昧入
告爲此先將大概情形繕摺奏
聞可否
允臣因時變通方敢分晰具
題遵照辦理或可使數年積弊得以漸清庶吏治亦

稍有裨益矣謹

奏

如何因時變通作何設法調劑須先摺奏以聞不可率然具題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未到浙任之前工部咨行令閩浙兩省各造

大小趕繒船五隻舢板船十隻駕送天津隨有

欽差監造侍衛蔡勇過浙會與前署撫臣傅敏商議戰

船需用木植物料俱產閩省採辦甚易浙省辦料

艱難且兩省往返監造未便若并在閩省成造可

早兩月完工未經定議蔡勇卽往閩省臣到任後

據布政使佟吉圖具詳前情又稱大小趕繒船式

丈尺各省不同此項船隻駕送天津涉歷大洋若

照浙省丈尺成造恐洋面有廣狹不同是否利便

駕駛難以懸擬浙閩同一

欽差監造必面請議定式樣丈尺成造方能畫一如式

等語臣查浙省

欽差現在閩省料理未能分身來浙自應委員齎銀赴

閩就近商確製造既便於採辦物料而匠作式樣

又可盡一早得完工且可同閩省船隻一起駕運
出洋往津甚屬妥便但聞洋船所需大樟木作龍
骨用者產於浙地近海之温州府境內倘閩省修
船少此一項亦令委去之員代為就近買運由海
發閩較浙省更近臣現在已委杭捕同知黃金鍾
温州府同知楊吉祥等領銀往閩同
欽差面商指示償造外理合繕摺奏
聞謹
奏
籌酌甚屬合宜似此始可謂盡心辦事也

雍正四年三月十五日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竊查吏部議覆雍正元年三月初六日

硃批上諭各省督撫衙門幕賓設立功過勸懲仰見

聖明睿鑒洞悉隱微又查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二日禮部侍郎三泰條奏督撫以下幕佐不許延請本省之人經部議覆禁止奏

旨依議各欽遵在案臣前任雲南藩司時原有幕賓曾智已於本年正月分選授嚴州府經歷今臣謬蒙

皇恩授以浙江巡撫事繁民刁刑名錢穀積牘滿案實

非一手一足所能辦者臣歲內在京時曾倩有刑部辦稿貼寫曾錦雖原係浙江久經寄籍順天故鄉竝無家業然止熟記律例不諳外省事宜僅足以備考究成案之用因無可如何將臣奏帶郎中朱倫瀚關防署中與臣查對新舊檔案指授外官政務相幫辦理雖晝夜無暇甚屬盡心但係現任職官終非幕賓不得不亟爲訪求因屢向江南隣省延訪實難其人適據藩司佟吉圖便中言及有原任浙閩總督滿保任內所用舉人潘兆新幕才頗好臣因此查訪其行徑在滿保幕中數

年浙江亦屬統轄無私跡物議但係浙江人若不
據實
奏明不敢擅用可否准臣留其查對辦理瑣屑案件
總不過稍分簿書之勞臣始終不敢假手於人再
將伊本府之事概不與聞仰俟
聖恩允准方敢遵行爲此謹
奏
所請可行其人如果端方妥確何必拘定省分或慮物
議援旨咨明該部
同日又

奏竊臣遵查原任直督李維鈞貪贓寄藏情弊已經
漸有蹤跡其彰明較著者果然只有墳田老僕而
遮飾掩蔽之物甚巨查維鈞長子李蔓先由伊父
任所攜貲回籍因不幫其伯父李陳常之子李宗
任當差彼此參商李蔓移居桐鄉縣妻父汪森之
家即巡視臺灣御史汪繼燝之嗣父也汪森無自
出之子愛女甚切故李蔓之依託妻父最親代置
產業多在嘉興府東門外市宅樓房數處李蔓現
住大房一所在嘉興縣王店鎮往來岳家忽隱忽
現其大總貲財寄頓之處大半在江南姑蘇伊姻

親戸部侍郎吳士玉名下影射其餘盡在浙江嘉
興府屬伊親家江南學院俞兆晟處以上三家皆
維鈞平素相好深信故爾寄託此係李陳常之子
李維鈞央浼年羹堯將其姪李宗仁不法惡跡奏陳於
李宗仁等逢人說出者從前尚欲首告維鈞初未
朕因有罰修海塘之諭也世間竟有此等如鬼如魅之
之懼後因己事亦敗恐被做破故暗中願助伊姪
人殊屬可笑爾意須如何方不致令其漏網
修築江南海塘近方調和暫息竊思李維鈞罪大
惡極貪婪昭著種種欺蔽似難聽其漏脫若派大
差庶屬不枉倘再推諉隱匿即嚴究伊子李蔓未
有不得實情者所有臣查訪大概情形先爲繕摺
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諭其寄頓之巧誠可謂狡兔三窟矣如此居心安能昌盛今伊應賠各項纍纍將來勢必歸至本省在爾處結案也

雍正四年三月十七日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爲欽奉

上諭事雍正四年三月十六日接准吏部咨雍正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奏事雙全傳

旨謝賜履奏稱患病乞休著伊來京陛見其兩浙鹽務
交與巡撫李衛暫行辦理欽此到臣聞
命之下仰見
皇上聖恩不以臣爲不肖故以財賦重任著令兼理敢
不殫力竭愚以冀仰副
聖明委任至意但思浙江一省事務繁多巡撫責任艱
巨非別省可比久在
皇上洞鑒之中且兩浙鹽法煩冗商人疲玩料理非易
竊恐愚臣一人之耳目心力倘或絀於兼顧貽誤
本任事宜負罪非輕謹遵

旨暫行辦理外為此具摺懇請

皇上丞簡賢員專任其責庶幾兩無貽誤謹

奏

浙鹽一事前旨雖云暫辦朕意實欲爾久遠經理至不能兼顧時亦必爾舉保一人代替仍命總持其大綱也

雍正四年五月初十日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為奏

聞春熟年景事竊查浙地本年正二月間雨澤甚多麥

禾菜子蠶豆俱皆茂盛正在收割而杭嘉湖三府

桑麻亦好雖春月天氣寒冷蠶事較每年稍遲然

不但無損且收成分數甚高正值採繭取絲之時
仰託
皇上福庇今歲上季收成可稱大有百姓歡呼樂業稻
苗亦旺浙東早禾業已種插暢茂而浙西一帶兌
期栽秧各處米價亦平近福建有差官在温州等
處買米亦與浙地無礙自應聽其買運以濟隣封
所有春禾蠶事成熟情形理合繕摺奏
聞謹
奏
覽雨澤麥禾繭絲各情形朕懷深慰況浙省米穀分濟

鄰封更爲向所罕聞之事近因畿輔一帶積雨連綿正
爾焦思適閱此奏不覺憂喜各半

同日又

奏爲遵
旨覆奏事竊臣自抵任至今與藩司佟吉圖寧台道王
一遵等共事三月有餘欽遵臣在京面奉
諭旨細加驗試頗得其狀臣看佟吉圖待臣光景比待
舊任撫臣大有不同從前受其侮慢者不一而足
惟不敢藐視署撫臣傅敏然傅敏書生氣度古道
襟懷亦未免墮其術中餘如李馥黃叔琳凡事皆

仰體佟吉圖而行至法海則兩不見面背後彼此
各對屬員駡不絕口是以甘國奎之摺稿皆出於
佟吉圖之手今待臣固屬有禮但其向來令上司
仰體之性未除臣初以爲其人必有操守才幹故
爾驕人乃察其實皆假手吏役不但不留心辦事
而吏治皆在浮面處掩飾實未練達案件錯誤者
甚多操守亦平常雖未直開私門然收兌錢糧外
去加平連吏役雜項合每千十二兩之費飯食又
不在數內從未取出分文備公又有收捐一項除
報明贏餘公用外仍令委官加費入己至兵米折

價一宗亦有多收者而發給銅價各項錢糧除兵餉外俱有短平少給之處遇有公事不肯輕易到臣衙門商議而派差委署官員更多聽蠹胥滋弊

此人乃滿員中難得之才可期上進何至如是允禩事將定定後再看其居心行事爾暫莫作棄想勸導試用以觀後效

其性情偏執而妄自尊大且未免見小近利卩是心非果難共事但聞其正項錢糧不致虧少頗屬慎重此外則無一端可取臣尚可以節制駕馭之不過多費心力或者不致大誤地方若使自任封疆其縱情驕慢恐未相宜也再查寧台道王一導其人表裏異致辦事與聲名均屬平常從前管理海關加耗頗重及聞臣到任日近諒必知其根底

朕觀王一導尚屬可用容其自新細加體驗當推誠以待之

遂將管關家人書役擇其劣聲尤甚者驅逐更換

邇來收稅頗屬公平不敢復蹈前轍然批行與彼

查審之事則有錯誤至張冠李戴者曾經臣看出

批明改正並未過爲責備伊自覺無色屢次告病

細探其故非專爲辦事多誤實因今歲秋冬例應

分修本省戰船數十隻恐致賠補之累臣因其近

能知改屢次包容待之以禮未肯遽准告病以上

二員臣驗試已確皆有實據尚無甚貪汚之處似

應觀其後效何如臣謹據實覆

奏謹

奏
知道了
同日又
奏爲恭繳
硃批覆奏事竊臣因會查湖口於本年四月二十二日
在浙江交界接到臣初次所奏原摺蒙
皇上逐件批回當於舟次跪領謹密開讀
硃諭明切使臣遵循有據感激靡涯復於臣前代
奏江蘇撫臣等恭請
聖安一摺奉

硃批張楷撫治江蘇光景如何欽此臣於正月間過江
南初識撫臣張楷見其人居官平和人亦謹慎但
議論不甚開濶才識亦不高超聞其聲名安靜雖
所奏甚公朕經再四嚴加訓勵未知果肯遵承與否若
百姓謂其不管閒事近於軟弱無甚不好之處臣
能改其平素得力處方足有爲張楷非才不及也
愚以爲江蘇地方民刁事繁素稱難治之區必才
優於政方能從容辦理若勉强支持難免手足拮
据以張楷之才似可於江西安徽之任勉供厥職
謹據實直陳
聖明自有洞鑒再臣覆
奏與齊蘇勒議論河工一摺奉

硃批汝有所知可以裨益河工輔助齊蘇勒之人乎具
奏以聞欽此臣平素所聞雖有稍知河務者但其操
守居心皆不敢保若以駕馭驅使僅錄其才而不
取其人則容或有之如原任兵部堂主事齊暵甚
有才幹係滿洲人先為南河筆帖式十有餘年素
曾留心河工講究水性然性情執拗而操守不足
其子淸海係候補主事更屬招搖多事伊父之官
聲家道盡喪彼手現今齊暵年約六十以外聞得
曾蒙
皇上命大臣揀選在翻譯館行走如或可用伏乞

便中召來一見自悉

聖明令其引

見看伊目下矢論如何再爲試用但其子清海則求嚴

禁不令隨往河工方免撓擾之虞嗣後臣當再加

留心訪求凡有所知不敢隱蔽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奏明縣署失盜事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夜間富

陽縣衙署被賊從後墻挖洞進至書房隨手偷去

腰帶荷包全副餘物尚未及取有該署縣業師何

姓父子知覺喊叫被賊打傷其子何錫光倒地當
時驚起家人守役齊行救護賊即逃遁追趕未獲
其何錫光醫治不痊越至三日後殞命適臣會查
湖口回署聞知當即飛查續據原署縣務理事同
知車栢詳報前來臣查外省錮弊凡有衙署失事
畏懼處分多有隱匿不報以致盜賊行刦官署較
之行刦民間者反多漏綱臣則何敢隱諱不行根
究到底以長盜風除現在飭司委官勘驗强竊情
形並嚴飭文武各屬勒限協拏務獲究擬統俟照
例取具疎防職名另行

題參合先據實奏

聞謹

奏

好盜竊之案無論官署民間俱應如是嚴飭拏究

同日又

奏爲請

旨事竊查原任河庫道潘尚智向因通同欺帑發覺經

總河臣齊蘇勒

題參復咨會浙江將原籍烏程縣一應家產人口等

物逐一查明造册存案以憑著追當經原任撫臣

黃叔琳檄行該地方官確查造册封貯迄今三載
未准河臣咨催而浙省亦無著追今臣查閱舊案
不勝駭異且臣深知潘尚智從前出身微賤居官
卑汚以營謀得任淮徐道職司河庫貪婪不堪委
管捐納科歛外費分肥甚多及後穢跡敗露復賫
緣張鵬翮賄買崔三改供漏網隨將經商典當財
物盡行寄頓於蘇州揚州清江等處盈千累萬不
可勝紀而原籍復經逐一查明房宅田產約價尚
值十萬有奇似此貪汚劣員未便聽其狡脫彼雖
年老尚有伊子候選知州潘世瓚現在獲押交該

地方官看守可否將尚智貪贓置買產業著落伊
子變價交貯司庫以備修築海塘不時之需非但
於地方有益而浙省人民亦皆心服而感激
皇恩於無涯矣爲此具摺請
旨遵行謹
奏
潘尚智穢跡昭彰當如是處置以懲貪黷例應具題則
具疏題請若無庸再奏卽行照案查追可也
雍正四年六月初一日浙江巡撫臣李衞謹
奏爲請

旨事竊惟浙江春收豐熟情形前經臣具摺奏
聞今五月正當插秧之際又得黃梅時雨十餘日晚禾
種插將畢因雨水略多間有蠶忙地方晚麥尚存
在田未刈者稍覺損耗惟富陽縣具報低窪之處
頗有被淹者臣隨委官勘驗撫恤令其補種禾苗
尚屬未晚其各處地方皆得霑足山田俱已栽種
而河水滿槽諒夏月不致有缺水灌溉之虞但聞
福建年歲平常米價頗貴緣彼地山多田少米賤
之時人猶安靜若遇歲歉米貴卽有無賴之輩出
海搶刦多事與浙省洋面聯界恐沿海地方不能

與直隸光景畧同

已命

江右撥穀十萬石運往平糶矣

浙省戶口繁庶食米不充前經有諭係朕所深知者

安靜自應休戚相關聽其通糴接濟民食但浙江戶口繁多本地所產米穀不足盡供食用是以商販多向江西湖廣等處買米運浙湊食若遇此二省豐收米多儘可源源接濟倘或米少則浙省尚慮糧食不敷原無多餘可以協濟閩省不得不預爲設備曾經屢荷

皇上聖明遠照念切民依頒降

諭旨令臣等就近商酌採買穀石以備積儲此誠足食惠民之至計經臣

題覆俟秋成再爲酌量就近買備部議准行在案臣

查湖廣漢口地方向來聚米最多者皆由四川土
饒人少產米有餘本地穀價甚賤故川民樂於出
賣以助完糧用度之需而川江直抵湖廣水路盤
運甚易臣思凡事預辦於前臨期方免掣肘若將
浙省存庫鹽院筆帖式等歸公贏餘項內照兩淮
買穀之例借動銀十萬兩遴委幹員於七八月內
起程前赴四川地方買米令彼處地方官稽察價
值沿途催運船隻則十月冬收之時卽可買齊年
內陸續運到彼時再爲酌定如閩中米貴則可知
會閩省委員領運赴彼平糶解價還項若閩米已

足則就於浙省存貯俟春月靑黃不接之時分發
米少州縣量減糶賣接濟民食除將原本歸還司
庫外所有贏餘據實
奏明亦可爲地方修理城垣等項緊要公事之助設
或川省米價亦昂則將解去之項暫存彼庫賤時
再買因時變通在川民旣可得價以資用度而閩
浙食米不致缺乏卽湖廣江西兩處民人亦不能
以江浙搬運致長彼地米價藉口稱說庶幾可以
仰慰
皇上宵旰憂勤籌畫民生之至意可否於本年試行一

籌計甚善速行具題可也

次再圖將來常行辦理之計臣未敢擅專伏乞

聖明指示欽遵爲此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覆奏海洋情形事竊臣因浙省濵海要區於抵任後卽遣人密探沿海一帶及大嵐四明山等處地方近日頗屬安靜惟每年夏至後南風盛發更宜加意防範誠恐各口臨偷放米穀出洋關係甚鉅自當不時稽查又因今年春月漁期天氣稍寒

出魚頗少慮有採捕失利搶奪生事之輩亦未可
定臣前已咨會提鎮并嚴飭各協營勤督兵船加
放米出洋一節亟宜嚴行查禁地方各官積玩已久蓋
謹哨巡並於口岸出入處所責令文武官弁實力
實力奉行者甚少前於張楷赴任時亦經諄諄飭諭毋
盤查不許賄放米穀出洋查出立即參究庶不敢
以此爲易事而泛常視之
怠忽從事其江南之盡山花鳥洋面與浙屬之下
八山羊衢等山接界從前因有匪船往來聚散彼
朕聞會哨之舉尚不爲廢弛
此隱射躲藏兩省官兵設有每月會哨之法日久
漸弛臣俟督臣高其倬到日面商善處之策酌量
而行又臣在京會面
奏聞得臺灣之外尚有一處地方爲匪類聚集之所

今細詢素知洋務之人皆云海島雖有俱在外洋
外洋洲嶼固屬星羅碁布但皆係小島不聞有大局面
深山係生番所居不容內船到彼其中虛實未有
堪以容衆之所
確見但從不輕出生事等語尚容留心再加訪明
至浙洋有一玉環山係台州太平縣溫州樂清縣
交界僻在海外隔內洋數十里其中山大地廣且
煎鹽處則固有之正因若輩需米所以偷販者多
有漲出沙灘可以煎鹽康熙元年以海氛未靖久
行遷遣自海界展復以後多有借開墾爲名潛入
此地者又有網船常在彼處搭寮打魚前督臣滿
保以地隔海汊防範難周若聽開墾必須增設
兵利少害多屢經禁止時常驅逐然愚民於利之

所在未能盡除近日又有聚集開墾煎鹽之人臣現在照案飭禁驅逐葢因海洋不同內地防範不得不嚴一經聽墾則遠方游民聞風而來人數日多姦良混雜卽目前無事恐貽日後之患況人心貪利朝逐暮回卽派撥遊巡弁兵不過一月半月到彼一次兵回則仍然如故且滋不肖弁兵私得陋規通同容隱之弊亦非長策臣再三思維欲會同督提二臣委文武大員到彼細加查勘如果設營增戍不難防禦而地土所出足供經費旣可利益小民又於海濵增一籓籬當再爲酌定奏

海防除嚴之一字餘無良策諒來亦未必有大可墾藝處

實屬無益

如果有膏原沃壤可以廣開阡陌乃極美之事第恐未

必朕前此未之聞也

聞否則卽同督提從長計議作何派撥兵船常川廵查實力嚴禁務期一勞永逸以杜後患方爲妥便再臣前有差往福建押運樟木之委官錢塘縣典史閔漢英近日回浙稟稱所造天津戰船將已完工尅日駕送臣面詢該典史一路年景海道情形據稱在閩聞得彼地傳言浙江溫州洋面有賊船行刦白塘客人官兵救護被傷數名等語臣不勝駭異查本年浙洋止有漁船二隻被刦報案現在照例查叅疎防內有一案之賊卽經官兵在洋拏獲

類此疎防事件安保其無查明叅出不爲容隱卽可以告無過矣

此外浙省文武竝無詳報而浙地亦無傳聞之信

是否實情或非係浙洋在兩省交接之處彼此推
卸均有關係已經羽檄飛行溫台二處道府各官當如是確訪嚴稽庶無脫漏之失
密查如好果確實立即嚴叅外臣既有所聞雖無實
據何敢隱諱合併附摺
奏明謹
奏
濱海各情形覽奏俱悉王一導爾經面奏其行止朕亦
會降諭命爾試看觀其人猶在可用之列然既與爾氣
味不投未免彼此稍有芥蔕今欲將伊調用特諭知之
同日又

奏爲恭繳
硃批原摺事竊臣於第二次覆奏摺內有查出李維鈞
貪贓寄藏漸露緣由奉
皇上硃批世間竟有此等如鬼如蜮之人殊屬可笑爾
意須如何方不致令其漏網又奉
硃批諭其寄頓之巧誠可謂狡兔三窟矣如此居心安
能昌盛今伊應賠各項纍纍將來勢必歸至本省在
爾處結案也欽此仰見
皇上睿鑒隱微量此等姦險惡人自爲
上天所不佑

國法所難容將來發浙追補之日臣自當設法細查
但恐日久漸次知覺又生狡計詭謀難以測度懇
乞
聖明早降
諭旨將伊子李蔓革職發交臣處究追庶不令漏網又
據爾前奏原欲降旨發追偶爾遺忘今已諭內閣矣
臣請揀補鹽院一摺奉
硃批浙鹽一事前旨雖云暫辦朕意實欲爾久遠經理
至不能兼顧時亦必爾舉保一人代替仍命總持其
大綱也欽此臣受
恩深重何敢辭勞憚瘁因巡撫事務過多較他處更難

而鹽政雖則稍簡恐兼顧不遑有誤本任故於聞
命之時卽爲懇
奏乃蒙
皇上信任若此又值現在掣鹽奏銷之時敢不竭盡心
力暫爲辦理第思鹽院一官非撫臣屬轄必得才
守兼優方克稱職查張坦麟頗屬人地相宜將來
兩淮運使得人或可改放臣亦可保其無虞再查
陳時夏亦可勝任謹將臣所知舉出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所有奉到
朱批奏摺合并恭繳謹
朕謂爾另舉幹員以董其事此兩人現任運使何須薦
達耶

奏

覽

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浙江巡撫臣李衞謹

奏爲亟請揀發人員以備臨時需用事竊臣自到浙

省以來恪遵

聖訓夙夜凜惕惟以熟悉民情詳察官吏爲要然不敢

輕據傳聞遂執臆見致有所誤故抵任半年有餘

未嘗循入境之例驟加叅斥亦未敢冒昧保薦一

朕甚嘉汝此意大凡督撫輩於抵任之初必叅官數員

人非臣故爲游移實見浙省事冗賦繁民刁俗悍

以塞責若似乎不如是則不稱職然者豈顧聞見未確

動則錢糧掛誤命盜叅黜數年之中大吏屢易其

或致屈抑汝能詳愼不妄糾劾極是

人守令席不暇煖新舊之接替頻仍政事之紛更
疊出竊恐叢脞慌惚之餘而速求激濁揚清之譽
未有不墮挾官誣詐之術而自蹈輕舉混施之咎
者也是以臣曲爲懲訓先禁刁風後繩官吏於各
屬員中欲靜以察其才守設施之優劣並徐以俟
其改過遷善之能否此臣之所以未敢妄行舉劾
也今爲時已逾半載彼才守之優劣與夫不肖者
之果能改過與否已皆稍有見聞大抵才力出衆
者少勉强供職者多而庸碌廢弛者亦不乏人臣
目下監試秋闈出場之後即屆

大計之期若仍不删除貪汚以儆不肖薦拔廉幹以
鼓厲賢能何以懲勸僚屬整肅官方稍供封疆之
職以仰副
聖主之恩乎至今歲
計典應否舉行之處尚俟督臣高其倬會核外但浙
省即或暫停亦有去取將來必至之員若非預爲
奏請恐臨期更替需人惟憑成例委署非地限於寫
遠而顧此失彼即才絀於兼攝而繁劇兩誤除臣
原有
奏帶族兄李錫爵不便議補浙省員缺外止有刑部

郎中朱倫瀚雲南教官尹魯並解任候補原任嘉
興府知府江承玠與革職浙撫黄叔琳所帶候補
知縣楊世照共四員在浙未經
題補實不敷用伏乞
皇上俯念地方需才爲重
候揀選發往
恩准於記名人員內再揀發知府二員同知通判各二
員知縣十員並懇
勅部令其早至浙省使臣得以預試其才然後因地制
宜臨時酌用庶政務人才兩得裨益矣謹
奏

浙省事務因爾力可維持原未曾賜與優等之員擇才
具可觀者俱發往他省矣
近日始聞王一導乃係不堪小人趨奉隆科多恃爲城
社前任部曹時聲名甚屬平常云云似此一無足惜任
爾去取可也

同日又

奏爲陳明省會情形事竊惟杭州一郡乃水陸通衢
城郭寬廣居民稠密自北關至江頭聯絡三十餘
里旗漢雜處匪類易於隱藏歷有放火乘機搶刦
之輩延燒輒至千百家甚且一月數次乃省會第

一大患也其次則竊盜逃犯之打詐扒兒手白日撞之鼠偷各分地方爲害不一臣抵任之初卽會同將軍鄂密達熟商彼此嚴禁之法留心查拏安插幾盡遷來火災漸少頗得寧謐但在省各大員積習相沿於此等事歷來多不過問一切惟推兩縣卽兩縣或有幹員而官卑權輕限於上司掣肘率歸廢弛惟前杭州府魏定國在任稍能留心地方臣尚倚爲臂指自彼陞轉去後李愼修接任則

李愼修已調回矣

更非昔比卽如浙省向有丁歸糧辦一事業經均攤將妥乃有田多丁少之土棍蠱惑百餘人齊集

巡撫衙門喊叫攔阻攤丁彼時法海驚慌失措卽
令官員勸散暫緩均攤之議及後又被有丁無田
情願均攤者窺破伎倆復聚集鄉民圍轅炒鬧更
甚又有一班門面丁差亦爲效尤從此開端聚衆
更迭而起毫無忌憚仁錢二縣遂分爲六起動則
打街罷市後兩司護理撫印以及福敏在浙仍常
聚鬧不已及臣抵任未幾羣黨卽以此事紛紛來
控遂經批司查議杳無回覆只得出示開導招集
城鄉老民面諭著令聽候編審務使均平不致偏
累遂欣然樂從無復纏擾忽於七月二十八九兩

目乘鄉試人衆又出有劣惡金濟路暗中雇出土棍聞尚德等復挾故智聚衆進城鬧至錢塘縣堂因知縣秦炌初任未諳不能開慰遂將沿街鋪面抛擲瓦泥勒令罷市及臣聞知卽令杭府李愼修率領仁錢二縣密囑以辦理之法而該守與秦炌竟手足無措不能驅逐惟仁和百十人一見本官隨卽散去而在省司道乃若不知者然臣只得令杭協副將李燦協同署仁和縣張坦熊諭以利害押令錢塘棍徒出城始得解散此事若不將首惡分別懲創則十一郡貢監劣衿俱在省下塲從令

愈長聚衆挾官之惡風爲害非細且愼修之誤事
尚不止此即臣遣役拏獲扒手竊賊業經錄供起
贓之犯發府究緝夥類乃遲至數日之後臣面見
詢及尚云未及細看等語伊雖抵任未久一事不
諳首府爲諸郡表率安所賴之查嘉興府喬世臣
乃同李愼修一時揀選之人其賢否竟有天淵之
別世臣雖亦履任無幾不但才守皆有可觀而臣
所委辦之事無一不勝任愉快若浙地有此數人
何患不治臣與該守素不相識無所容其偏私但
不敢隱人之善欲請改調省會則嘉興一郡又係

此人原好

刁健賊藪本身職任雖非艱鉅奈屬縣之累甚於

杭府故不敢請令有台州府趙資告病員缺雖係

台州府缺已將楊滙補授雖屬少

年而才具可用但恐氣質未純耳汝試用看至於操守一節朕可保之

濱海非甚衝繁李慎修似可勉強勝任再衢州府

庸平材器

靳樹德現在進京引

見若或開出此缺以慎修補用更屬相宜懇乞

現無深知好員俟得人時用來朱倫瀚如能勝杭郡之

皇上先賜揀選記名知府一員補授杭州庶要地不致

任即具疏題補與汝同城相近料應合宜

貽誤抑或就近將郎中朱倫瀚令其暫署以覲後

效臣亦得指示辦理或可稍分煩勞未敢擅專伏

候

皇上諭旨遵行再查台州府趙資雖因病告休業已具

題但該員居官謹愼頗不避嫌止因伊兩子相繼而
殞傷痛過甚以致精力衰弱恐誤地方是以請休
委無大病或可以京員改用尚堪稱職合並聲明
爲此據實上
聞所有臣從前因攤丁告示底稿并印刷勸息火災禁
約共二紙本不敢瀆呈
御覽查有原任晉撫諾岷曾將碑摹並辦過事宜底案
進
呈臣故敢冒昧援照附入摺匣伏乞
聖主

賜覽謹

奏

示約底稿朕俱經覽過殊屬通情順理凡所措施悉預

爲推誠誥誡乃極有益之事

雍正四年十月初九日浙江巡撫臣李衞謹

奏爲恭謝

天恩竝繳

硃批原摺事本年九月十五日臣齎摺千總回杭捧到

皇上發回原摺一封逐事皆蒙

硃批明訓至精至悉使臣得以欽遵奉行不致遲疑惶

惑誠如光天化日之下加以湛露和風臣即草木
亦知欣欣向榮敢不殫力竭愚以希仰答
鴻恩又蒙
賞頒荔枝自揣何人敢邀
優渥至此臣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領訖所有感激微忱理合繕摺
奏謝並繳奉到
硃批奏摺伏乞
睿鑒謹
奏

覽奏謝知道了又摺奏帶徵折色二事甚屬允協已諭部照所請行矣

同日又

奏爲奏明海洋近日情形事竊臣因本年福建廣東米貴時時以海洋宵小爲慮嚴加防範五月間拏獲洋盜楊可英等洋面頗見安靜自臣入文闈後八月初八等日連有商船六七隻在於台州等處海洋被刦內有福建發浙效力之功加官張俊傑告假搭船回閩被賊擄去據放回船戶供稱賊係福建廣東聲音張俊傑是閩人恐其認識首告根

拏故此留住不放等語臣在閩中即嚴行各地方官緝捕并咨行提鎮各協營嚴督官兵連䑸會合毋分疆界盡力追捕據報獲有匪船審非刦擄功加官等案之賊隨又移咨督臣并福建水師提鎮

此案據高其倬亦經奏聞矣嚴督緝捕務獲

嚴行會哨擒拏續准督臣高其倬咨會現有浙江叅將陳勇押運穀石赴閩事竣已委令駕坐原船添派兵丁沿途搜捕追拏在案此項賊夥臣等自必嚴緝務獲不敢稍懈但水師員弁精熟洋面情形者各營不能多得其人臣甚爲焦思除現在照例查叅疎防外合先

奏明至台温聯界之玉環山可否開墾一事臣已委
温處道王斂福鎮海營叅將呂瑞麟會同勘明其
中現有舊址形跡可墾之田約五六萬畆將來漸
次尚可墾闢成田者亦約三四萬畆事關海疆防
事關創始墾闢當詳審斟酌爲之
範巡查有無禆益臣不敢以一己之見冒昧定議
目今分晰數條移商督臣高其倬斟酌妥協再行
覆
奏請
旨外有浙江正主考臣陳萬策奏摺一封交臣附入摺
匣代

奏合併聲明謹
奏
知道了陳萬策原摺仍交還與伊
同日又
奏竊臣前准內閣行文奉
旨搜查李維鈞寄頓財產隨即欽遵密傳臣標守備閔
賢面授應行事宜著令隨同嘉興府知府喬世臣
前往逐細搜查去後據喬世臣等回稱先自嘉興
王店鎮地方李蔓住所查拏竝無伊夫婦在內止
有管事家人范元等搜追出器皿衣物田地房契

及現銀三千八百餘兩隨細詢范元供出李蔓夫
婦現在桐鄉縣岳家潛藏其岳父係已故部郎汪
森乃過嗣臺灣御史汪繼熼為子者隨押同范元
等至汪姓住宅之旁另房一處內有門戶通連先
止搜獲金飾衣器並現銀二千餘兩仍不見李蔓
之面及將幼婢逐一誘訊其妻汪氏始行說出房
後有埋藏銀一萬七千兩并嘉府城內汪森賠奩
房宅一所亦有埋藏銀三萬兩俱經掘出共有現
銀五萬餘兩多係元寶且鑿有直隸縣名業經該
府報明貯庫在案及後汪姓見事已敗露勢難隱

匿方將李蔓放出路遇府差拏獲伊岳母汪黃氏自揣寄頓之贓尚多恐被別人供出彼此商同設法掩飾隨借稱幫女名色又呈出銀二萬兩臣細思李蔓既久在伊岳家謀爲安宅且已起有埋藏多銀可知寄頓必不止此自應根查復訊據范元等供伊主尚有汪姓當鋪存貯本銀三萬兩又據李蔓供稱其父李維鈞於岳家相好至親平素陸續寄頓約有二十萬兩等語臣若據此嚴追汪姓必以臣爲有意刻入遂出示曉諭凡有寄頓之家令其自首如不肯說出再照李蔓等所供根究續

據汪繼熛之子汪廷英赴臣衙門呈稟大槩云伊父原受汪森絕產當鋪四座據帳內所開本銀共六二十四萬兩內實有存李姓銀六萬兩緣其繼祖汪森止有此女故爾相依留住在家今若止將此六萬兩首出則李維鈞姦猾異常將來必多爲報出以汪姓塘塞結案反將別處寄頓者留作後來餘步今情願將所受繼祖絕產連所寄銀共二十四萬兩一併報出陸續交庫備公庶免受維鈞父子後累其餘別宗之贓懇乞另爲追究本身等語臣思汪姓雖係情虛借題然旣首出如許似應免

其深求如變價不及原數再於汪廷英名下補足
此外尚有查出田地共二千餘畝住房三所租房
約共二百六十餘間前後合算搜獲并報出者約
傳云溫人富謂之殃斯言信哉殊不料李維鈞婪贓乃
計共有三十四五萬兩其他處寄頓之物非得李
至如許令天下知之亦足見國憲處分之當
蔓確供未便分追查李蔓尚有廕生職銜非參革
難以研訊容臣再爲另疏具
何待此時方慮結怨於衆耶於一切處但秉公執法而
題但未免結怨於衆惟賴
行不安二字朕爲汝可操左券
聖明在上自有洞鑒臣何敢稍有畏嫌瞻徇上負
皇恩也所有搜獲李維鈞贓產及現今所得首報各緣
由謹先奏

聞謹
奏

覽

諭浙江將軍鄂彌達巡撫李衛知悉爾等接到諭旨鄂彌達立委副都統傅森李衛選差可信屬官一同星速馳至查嗣庭家將所有一應字蹟并其鈔錄書本盡行搜出封固送部搜查之時卽墻壁窟穴中亦必詳檢無遺倘致透漏風聲伊家得以預行藏匿惟於爾等是問特諭

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杭州將軍臣鄂彌達浙

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爲欽奉

上諭恭繳

硃筆諭旨事雍正四年十月十三日臣李衛准到兵部

火票內開

內廷發浙江巡撫杭州將軍同開看黃匣一箇事關

緊要相應馬上飛遞該衙門交投等因臣李衛隨

旨意卽密行知會臣鄂密達公同望

闕叩頭啓封默讀

皇上硃筆密旨臣鄂密達卽調副都統富森臣李衛卽

令刑部額外郎中朱倫瀚杭協副將李燦會同一處密將

旨意備細傳令遵行去後隨於十六日據富森等回稱當於十三日密帶兵役連夜前往海寧縣帶令知縣鍾維楷領路星速同往於十四日到海汾橋地方查嗣庭家所居週圍水蕩止有西鄰房舍數間其附近河下泊有尖頭船三隻即一面將船隻看守一面將嗣庭住宅前後左右分遣防範入其宅內隨將合家大小分別男女各令關閉空屋之內卽於一切房屋逐間細加搜檢凡箱籠櫥櫃以及

抽桌木匣紙卷包裹瓶甕等類盡數開看床櫥四圍悉行照遍遇有地板房屋磚板俱經揭起其墻壁地面凡有可疑之處俱行拆掘所有堆貯書屋并擱放櫥櫃等處字跡書本俱搜集一處令親身所帶之人看守次日卽將押住船內起出包箱公同一一開看其男女衣服行李等類逐件翻尋訖仍恐前次內外搜檢或有遺漏復又將從前所查之處再加細搜并將包裹什物及狼藉抛棄一切字紙盡行抖出收貯始將關閉人等放出除婦女不問外當卽訊據查嗣庭之子查澐查克上及家

人夏連等供嗣庭於九月十三日在江西省城起
身進京即著查澐帶同夏連於本日一同分路令
其回海寧接取家眷上京居住於二十九日到家
十月十六日在嘉興雇船三隻擇於十五日起身
開行等語已經搜出十二日雇船文契三紙又再
三追問查澐查克上等有無寄頓別處字跡書本
同供並無隱匿寄頓查出甘罪等語其查嗣庭現
住房屋以及衣服器皿外又於各處所見零碎銀
錢約共一百餘兩以上等項因未經奉行不便擅
動止將搜出一切字跡書本盡數押送前來等情

於十六日午後到省臣鄂密達隨將解到書籍暫
行加封看守俟臣李衛於十八日武闈報竣公同
點驗並派令駐防章京二人及因公在省知府五
人一同將所搜書籍冊本逐張一一細加揭看除
刻板舊本通行之書及八股文章京報契帳等類
暫行開明封固交署杭州府徐有緯收貯外所有
一切字跡鈔錄書本以及往來書札筆跡不論片
紙零星凡有可查者盡數密加封固遵
旨解部再查奉到
諭旨內令將一應字跡鈔錄書本搜出封固送部所有

衣服器皿等類臣等未敢擅便仍交令海寧縣封
貯原屋謹將字跡書本開造細冊會差千總張永
勝領催厄楞太齎解進京送交兵部并咨明將應
發何部查收之處具奏請
旨欽遵外緣奉
密旨事理合將搜查情由會同覆
奏所有欽奉
上諭一封恭同齎繳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前諭甚明止令搜察字蹟衣服器皿何必封貯耶

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前入文闈時因台州等處海洋連有商船數隻被刦內有告假回閩功加官張俊傑被賊擄去隨星飛咨行閩浙督撫提鎮及各營縣會同嚴拏務獲已經繕摺奏

聞今接閩浙督臣高其倬字信知會被擄之張俊傑已經放回厦門據稱盜夥俱散歸各處隨經提臣藍廷珍押令認緝獲有要緊盜犯黃尾陳盛老二名

又接福建撫臣毛文銓字信知此案洋盜又經拏獲九名現在閩省嚴審追究夥盜窩家逐一搜拏等因臣查海洋若有成夥匪類則乘風往來飄忽洋面遇船肆刦失案即多至其飽贓之後即散夥潛歸內地隱藏此其故智然大抵廣東福建之人爲多溫台次之惟有於初起時不可隱諱宜即咨會鄰省無分疆界一面於洋面派撥兵船上緊巡拏一面於內地實力訪緝如有出外初回蹤跡詭祕之人立拏根究則賊徒斷難逃遁今一夥匪類連刦多船因追拏甚緊散夥遁回已在閩地就獲

十數賊人臣又於浙省各屬嚴行查拏訪緝據有
覆到蹤跡可疑之人并有温州營弁兵通同將船
隻私送出口與賊者現在飭審確實另
題外但恐內外洋面有山嶴深處潛藏聚集爲患匪
輕已令水師各營出汛分頭搜查務盡根株不使
漏網方可無虞總之海疆緊要臣自當與閩浙督
撫提鎮諸臣同心竭力時刻防範查拏以期宵小
潛蹤商漁安業仰副
皇上委任至意合將近日情形一并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覽奏知道了爾於地方各務精勤弗懈爲朕所素信無可多諭者勉之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浙江巡撫臣李衛會同

福浙總督臣高其倬署理浙江提督印務定海鎮

總兵官臣張溥謹

奏爲查覆浙洋玉環山情形敬陳末議恭請

聖訓遵行事竊臣李衛前因台州府屬太平縣及温州

府屬樂清縣之間海濱不遠之處有一玉環山地

方遼濶海外無藉游民多潛其中私墾田畝刮土
煎鹽及綑船漁人搭蓑住居漸次混雜久必不寧
雖經禁逐仍恐朝驅暮回致釀後患即有撥兵遊
巡亦恐通同容隱會委大員查勘如果設兵增戍
可以防禦開墾地土足供經費另行奏
聞否則公商派撥兵船常川巡查等情先經
奏明在案茲據溫處道王斂福鎮海營叅將呂瑞麟
勘覆繪圖前來臣等細查玉環山雖孤懸海面然
由彼而之內地各有港口西則由烏洋進蒲岐所
可至樂清縣地方西南則亦由烏洋直過黃花關

進盤石曰可至溫州府郡城惟西北則由楚門橫渡水面僅里許即登岸踰嶺直至太平縣地方其東南有黃坎二門出此則爲外洋矣蓋此山週圍約計七百餘里其中有楊嶴正嶴姚嶴三峽潭漁嶴塘洋墩等處皆寬平如砥約田三萬餘畝乃現在成田即可耕種者若聚族開墾尚可擴充五六萬畝總計墾田約可得十萬餘畝而土性肥饒又各嶴口有潮水浸灌成灘者尚可煎鹽且此地外臨大海內近溫台太平等處實爲海疆諸郡之屏障洋面往來之要區況有山可以瞭遠海盜不能

掩其形有口可以防查洋匪難以潛其跡查各處
水師聞有洋盜而不能即至救護者多緣海潮退
時船不能出待至潮漲賊已遠颺總由內地口岸
遙遠賊艘風帆迅速追獲維艱職此故耳若設兵
此山由其黃坎二門出哨追賊則無遠莫能及之
慮矣此玉環山之外內情形也從前督撫諸臣非
不見及於此而究未議作何保安者一則恐外來
認墾之徒姦良莫辨一則恐墾熟之日私米下海
一則恐添設官員所費不貲故也今臣等愚見現
在浙省生齒日繁有人多地少之勢莫若以本省

近地之民或有家室而願往者或雖無家室而有
親族的保者皆由該地方官召募取結給照方准
往墾到彼仍嚴行保甲連環編牌稽查窩隱其他
閩廣無藉之人概不收錄則姦良不難分晰矣至
其所收米穀若慮出洋私賣亦有變通之法賦稅
不徵條銀止令輸納租米所餘除留爲食用外俱
令由口岸汛地稟明給照止許往溫郡樂清太平
地方運賣並將黃坎二門隘口設汛嚴防顆粒不
許入海則私賣之弊可除矣至於添設文武經費
之處臣等亦爲熟籌查玉環山實海口門戶此處

一設官兵則內地亦可以資藩籬其不甚衝要處
所原額官兵不妨通融稍減就近酌量抽撥卽有
不足添亦無須過多文職須撥同知一員管理詞
訟徵比糧租給散兵米省出內地米價亦可添餉
再設巡檢一員以聽巡查差遣武職則調遊擊一
員守備水陸各一員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兵丁八
百名內將一半分防玉環山陸路隘口其餘一半
分汛水師巡哨洋面除出汛大船於溫黃二鎮量
爲移撥外其哨船惟擇靈便式様毋徒濶大耗費
所需俸餉無甚增設再於山口開濬船路便於出

入至其官署營房查取臨近深山樹木可以備用
惟工匠人夫飯食哨船等項俟果定添設之議確
估所需若干或於關稅贏餘銀兩內動支應用諒
不致有糜費之處此雖設官添兵不過調遣料理
稍費人力原非大爲更張臣等誠爲籌固地方起
見未識有當與否如蒙
俞允另當分晰確估具
題請
旨謹此會摺先行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興自然之利美事也安無藉之民善政也能如是方不愧封疆之寄汝之秉心立行原屬不凡勉之第聞汝因過勞吐血此則大謬嗣後愼勿復爾諸凡量力而爲不可勉强若不謹遵諭旨卽爲違負朕恩目今天下督撫諸臣中朕所最關切者鄂爾泰田文鏡李衞三人耳勉之密之

浙江巡撫臣李衞會同福浙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敬陳湖屬三邑條糧情由恭候

睿鑒事竊查浙省湖州府屬之歸烏德三縣條糧內有
從前加派浮糧一事於臣李衛初到任時即據士
民具呈請予
題減臣見事關額賦豈可市惠沽名即經批飭已非
一次迨六月間督臣高其倬赴任經由浙省亦據
士民環籲臣等隨經面商留心密查未敢率請詎
今八月初旬開期放告疊據紛紛呈稟不一而足
閱其情詞大畧僉云湖州一郡共轄一州六縣如
安吉孝豐武康長興四州縣止共完條截銀一十
六萬六百一十二兩零漕白南米止八萬一千八

百四石零惟歸安烏程德淸三縣田地山蕩畝數
較安吉等四州縣甚少而條截銀則共有三十二
萬九千三十五兩零漕白南米亦共有三十一萬
五百一十石零輕重懸殊皆始於元末時三邑同
江南蘇松地方爲張士誠所據與故明相拒十年
始平以致照依蘇松將條糧一體加重每畝田糧
較之蘇松尚多釐毫合豐年輸納之外已餘無幾一
遇旱澇手足無措艱苦已非一日今幸
聖天子撫恤窮黎於南昌蘇松皆破格
施仁各予減輕獨歸烏德三邑同困浮糧蓋因地居浙

西僻壤下情末由上達今呈懇代
題請減內如條銀有關
國祭白糧乃係
上供南米又屬兵餉不敢遽爲懇請若漕糧一項雖係
解京備儲而太倉陳積似未必藉此三邑浮糧以
爲盈絀止求援順治十一年減徵袁州浮額係照
鄰邑新喻縣上則田徵收之例令歸烏德三邑漕
糧亦懇照同府鄰邑長興縣上則田漕米輸納除
白糧灰石孤貧等糧之外原共漕米二十三萬石
零今儻得減去漕糧約八九萬石則三縣糧米不

特民力咸舒正課易納且可修造糧艘百十餘隻之錢糧又可省每年百十餘船之貿重行月等銀每船七十一兩零又行月等米每船六十三石暨蘆蓆楞木等項俱可節減充餉再其中漕截銀兩一項亦始於從前津帖里長解銀潤濕之需今每百石現徵銀三十四兩七錢原係給軍運米之項今正米若蒙恩減此宗給軍截銀竝請隨漕減免則億兆蒼生咸沾雨露等情前來臣等以久定賦額不敢遽請雖屢經批飭緣輿情激切又不敢爲之壅抑謹密以奏

聞倘蒙
俞允
恩綸特沛庶一方黎赤均得仰戴
堯天普被生成矣或另須具本
題請伏候
聖主批諭或以漕糧重務不應輕議統求
聖恩訓示爲此合詞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朕因一二惡逆之徒背負國家欲將浙人積習痛加懲
戒前經頒降嚴諭目下豈便特沛殊恩此浮糧一事係
朕所稔悉者

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爲報明臣前任經手錫廠變價歸清事竊臣向在
滇省接管箇舊廠收有原存課錫並追出虧欠及
臣新收錫斤奏銷報部行令即著變價交庫因勒
限嚴切邊省無富商大賈一時難以變完當經詳
明雲南督撫
題請委官發給鹽務贏餘銀兩作爲水旱脚費運至

杭州等處將新舊錫斤變價歸還原項如有多餘
以充公用等因部覆奉
旨准行在案於臣未離滇省之前俱已陸續發運在路
今於本年六月間有原委押運之建水州吏目張
元燦到杭帶錫九十七票零臣卽面詢其雲南押
運巡檢周國忠所領錫斤據稱因路過廣西南寧
府等處見有微利隨時賣完將課項解回嗣又接
到雲南署藩司江芑寄覆臣信彼處已經收明錫
課銀一萬六千七百一十六兩零交貯藩庫訖而
吏目張元燦所運者因見南寧不能多銷仍解來

杭不意被桂林府知府王沛閶驗明牌文仍復措
勒月餘硬將官錫留下一萬二千五百七斤零抵
作土稅銀七百三十五兩零方准放過故此稽遲
今始到浙等語臣隨行司飭縣分發各行照時價
變課至十月終俱已售完現在陸續收穫暫行寄
庫不日起解除一應傾銷折色并回滇沿路脚費
又淨獲紋銀一萬四千七百九十一兩零以上二
項共變課銀三萬一千五百八兩零除歸還原領
廠課額定錫價本銀并應補借動鹽務贏餘脚費
等項銀兩外實淨獲利銀七千五十一兩零相應

奏明交與雲南藩庫充公但查廣西土稅彼時未必
盡數歸公似不便聽其侵蝕應否將扣存官錫准
臣行文令其變價自行解滇充餉庶可以稍抵其
應敘明摺奏原委飭行變解
愆此外尚有臣在雲南交盤錫務時因有廠戶缺
本誤課曾陸續接濟工本俟煎出照時還錫存貯
乘貴變價不無餘利并臨行所收票稅及聚零合
總除正項及加增銀兩俱經交明接辦之員仍有
前項額外多出臣應得羨餘未帶銀三千一百六
十兩零因正錫發運杭州是以將此宗銀兩當經
用印文移交糧道廠庫存貯即於咨文內聲明俟

錫課變完之日再爲統算故未歸於臣司道兩任
贏餘項下造報隨經稟明督撫諸臣訖今正課餘
銀俱已全清臣當移行雲南將前項銀兩並存藩
庫歸公此外仍有江芭接受廠務時將臣已收錫
䰟折銀二百一十一兩有奇錯算撥去雖屬無幾
皆係錫廠所餘者以上四項共該多出銀一萬一
千一百五十七兩零相應一併充餉除行文雲南
聽候奏銷造冊報部緣係臣經手未了之事故雖
離滇省又在浙江辦完不得不分晰
奏明更有異聞者臣向在滇省查出原任雲南永平

縣卓異令馮慶長從前承辦軍需將所存草豆賣價瓜分一事當經詳明督撫咨行山東馮慶長本任追還於臣起身後該員已在東撫請咨差役如數解銀到滇不意督臣楊名時以慶長係伊薦舉門生遂改變前案不令交庫後知衆論未服方趕回解役止將一半收貯其餘之銀仍行給還置錢糧於不問又同臬司江芭各出現銀數千兩代巳參順寧府范溥包賠本任內虧空倉穀等項共銀一萬有奇則錢局通同花用數萬之多必非無因況范溥妄費之徒產業蕭條鑄務虧空甚鉅將來

可將此事之前後情弊備細聲明不書名銜繕就一摺

庫帑終成虛懸卽置之重罪究屬無益今院司既

齎來以便發交鄂爾泰查究

肯甘心代賠范溥本任之虧空其局內錢糧係巡

撫專政而江芑稽查出入者獨可於衆後置之不

問乎似應亦照欵著落一併分賠以爲朋比徇庇

者戒臣雖曾爲名時屬員但不忍聞其欺罔若是

楊名時近來似覺昏憒屢次奏摺甚不合宜經朕嚴加

且伊偏徇之處尚多不敢逐件瑣陳卽江芑臣亦

批飭候繳回時發來汝看

會保舉一次均未便營私爲之隱諱合並據實附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具此一派眞誠洵可謂同心合德之封疆大臣也朕不勝嘉許而兼慶幸惟務愼密爲要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二日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爲恭謝

天恩呈繳

御批事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臣前差進摺把總

賫捧

皇上恩賞哈密瓜一圓并欽奉

御批臣原奏摺匣到杭臣隨出郭跪迎至署恭設香案

敬謹開讀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荷蒙
皇上洪恩頒賞稠疊感激難名茲當長至良辰普天忭
舞適奉珍奇
寵錫舉室歡騰
聖主之宸眷愈隆微臣之惶愧愈甚報稱非易夙夜難
安又浙省分年帶徵紅白折色二事臣仰體
皇上恤民至意冒昧具摺
奏請
聖示荷蒙

特旨俞允沛澤自天沾
恩萃土跪讀之下頂戴實深在臣原摺未回之先已於
本月二十三日接准部文隨卽飛行各屬作速欽
遵料理一面出示遍行曉諭宣布
皇上格外深仁萬民交感歡聲如雷已據近省郡縣士
民赴臣衙門呈請代
題謝悃其遠處亦皆紛紛具詳現俟彙齊具疏以伸
億萬輿情抑臣更有懇者杭州將軍鄂密達已經
赴京
陛見但省會緊要各旗官兵人等近遵約束頗守紀律

仰祈
皇上早令回浙俾得彈壓整頓則地方寧謐更沐
天恩靡旣矣所有奉到
硃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盡心奉職之人同城共事焉有不彼此相惜之理鄂密達於駐防武臣中論實一好將軍汝今奏伊約束旗兵之長伊在朕前極口讚服汝之勤敏亦出公誠朕覽之甚爲欣悅如此方是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照浙江山海錯壤民俗刁薄久在
聖主洞鑒之中臣到任將及一載留心察訪謹將所得
大概
奏陳
聖覽臣於未到浙江之前初以爲紹興府屬刁惡甲於
天下次則杭嘉湖也今細加體察乃知竟有不盡
然者如紹興一府所屬各縣人民凡有黠才能事
之輩多不肯安居本籍俱遠出在外其在本地土
著大抵無他技能故紹屬刁風遠不及於嘉湖至

於杭州府所屬惟省城海寧二處人情輕浮好事
健訟不安本分懸虛捏謊刻薄妄誕而省會五方
雜處姦良不一然俗稱杭城人名曰阿獃即欲爲
惡有始無終其性畏法而不懷德故雖屬澆漓尚
易懲治此外屬縣竟有淳樸鄉愚怕事者乃杭紹
二府屬之情形也其嘉湖所屬除安吉州孝豐武
康二縣稍可其餘則皆習尚囂凌人心刁詐貪利
忘義打降生事窩盜爲匪更多刀筆自雄動輒駕
虛誣告變幻百出不能枚舉實屬難治之區其次
則金華府地方多係山巒箕頑村野每有鳴鑼聚

衆健訟好鬬之事亦屬難化再其次則寧波溫台三府地當濱海閩人雜居而處州在萬山之內此四處所屬刁風亦盛姦匪易藏然其中淳頑不等間有山僻之縣民情強悍健訟而村樸無能安分自守者居多若得好官仍可整頓惟嚴衢二府所屬民情樸實風俗勤儉頗稱易治大抵通省最難除之害莫過於訟師凡兩造爭控必各請主謀之人又有劈空插入扛幫教唆以致無知愚氓尊之若師靠之如山指東不敢向西及至審虛問其主使者斷不肯說出願甘受刑死而無悔即或發覺

此種惡習向日朕即知之據鄂密達亦經奏聞沈近思所陳十款內復有此條是用特諭革除奉到部文之後可嚴訪痛懲以示儆

訪拏到官皆不敢告訐其惡恐過後復仇之故耳此輩非劣衿即革蠧或土棍稍能識字好事之人種種不一惟武舉武生更甚臣自抵任以來每於此處留心察查令各府州縣凡有審虛之事必按律反坐並訪其扛幫訟師不許漏網至鳴鑼傳單聚衆者斷不輕恕近來逢臣放告之期僅有詞狀數十紙較之今春動則數百已少幾倍矣其各衙門書辦舞弊作姦更甚於六部第一是藩司衙門南新關嘉湖二府屬及各衛所皆敢於有爲罯不畏死之徒其次則臬司糧鹽二道北新關金華府

屬弊竇亦甚至臣巡撫鹽政兩衙門並寧溫二道以下各府州縣書辦均能作弊尚畏重法最可恨者錢糧數目從不肯清楚有意致成牽混模糊偷藏簿冊以便就中侵蝕將多改少暗中朋分上下連結交相朦混但凡知縣才短智昏者罷官之日必至作成虧空甚則盈千纍萬不但上司不知其故即本人亦俛首認罪而莫能自解更可駭異者於佟吉圖將解任之前有一領憑吏目係紹興山陰人佘尚志被藩司書辦苛索不已致令自盡査其本府縣書辦亦有勒索使費者此事現在嚴審

浙江風俗刁詐天下共見共知朕信爾必能實心整飭

臣於近今稍知大概設法查拏究追實據立意剪

故命往撫治所慮者一人之精力有限衆多之勞怨難

除其弊但歷來固結過深難以一時敗露未知果

勝耳據汝之竭誠報效而論勞固不惜怨亦何辭第於

能得以振刷與否此浙江通省刁惡風俗之大畧

朕心則有所不忍所以旣有前番振刷之特諭又繼以

也再本年秋間海洋屢有商船被刦經臣具

觀風使之建設如此不但力可減半即奉行稍嚴輿論

奏竝督臣高其倬

亦必有不得已之原諒也其體朕愛汝之意殫竭爲之

題叅在案近接高其倬毛文銓咨文并字信皆係大

至若過勞吐血則屬大誤仍遵在滇所奉之旨切戒煩

夥閩人出洋連刦已陸續緝獲審實四十餘名內

躁量力循序毋得稍涉強勉若不如是即爲負朕恩遇

有溫州地方窩家黃輝昭亦就近一并拏獲惟賊

矣謹誌勿違

首要犯陳尾乳名陳會者雖逃往廣東尚可追蹤

根擒不日解浙歸案審

題目下海面頗靜今近歲暮臣等仍當同心協力彼

此加意防範務期寧謐不敢上塵

聖懷再浙省辦事之員舊人無多臣前保送桐廬令張

坦熊久任浙地頗稱熟練該員賢否一經

聖鑒自必洞悉如其堪用仍懇

皇上發回浙省辦事使臣得收指臂之效感荷

天恩無涯矣謹

奏

雍正五年正月十七日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好觀此人似屬迂儒未失秉彝之良耳不過中平才具仍發回與汝以緊要州縣缺補用

覽

奏爲奏
聞冬月雨水情形事欽惟我
皇上聖德感召至誠格
天舉行耕耤嘉穀昭休禱雨祈晴捷如響應又欲天下督
撫盡能仰體
聖心子惠元元撫綏憫恤之至意故
令禮部頒示
上諭各省旱澇之事朕皆視同一體原無彼此之別惟
是地方相隔路遠彼地偶有水旱有司未必即行具
報及至奏達朕前而緊急之時已過是以朕無從盡

其誠心爲之祈禱此其責則全在本省督撫矣督撫
受朕委任之重爲朕養育萬民必視百姓之疾苦如
痛癢之在己身一遇水旱饑饉必思所以致此之由
或因本省之政事吏治有闕卽思速爲改易之或因
本地之人心風俗不端卽思速爲化導之兢兢業業
修省祈禱竭誠盡心一如朕之朝乾夕惕斷無不可
以挽回
天意者欽此臣自跪誦
諭旨夙夜儆惕思維雖自知愚蒙何敢妄希挽回
天意然不敢不竭誠盡敬身體力行以期仰副

宸衷乃遹來祈禱之事既竭其誠而感應之方尚未盡

驗敢不早爲

奏明如杭州之錢塘江歷來潮信自夏而起九月漸

平江岸向有沙洲一帶可以蔽急濤而護船艘迨

後潮水十月不息波濤愈猛沙洲無存已十餘年

矣每以江船傾覆爲患臣知之不勝憂心乃於十

月間虔誠設祭告祝江神潮浪隨息而許久不見

之沙洲今已復長從此商渡各船可賴以無恙又

如杭城民患莫過火災臣深爲設防時加修省凡

祈禳鬼神勸導澆俗以及風水形勢之相關廟宇

橋梁之鎮制并嚴禁搶火惡習悉心籌度半載以
來火災大息在此二端實見感應惟有多雨一節
大凡祈求之道務以懺悔爲先洪範咎徵曰狂恒雨若
如直隸前歲非常霖潦朕惟以此一字返躬內省近年
尚未能爲
以來各省亦每多水患朕時刻警惕未嘗少釋也汝亦
皇上推廣
當常存此念
聖德挽回
天意除去秋雨多已經奏
聞自入冬以來陰晦數倍於晴暘臣仰體
聖諭痛自切責極力體察惟恐刑獄有失竊爲寧寬毋
刻更慮民情乖忤委曲化誨屢次虔誠步禱亦時
目下仍復陰雨情形全未之聞今覽奏始知汝但竭汝
見開霽然晴明不過二三日一暖仍復連綿日下

之誠朕自盡朕之心推而至於汝之各屬暨本省黎元
已入春令陰雨依然未休固云南方原與北地不
亦必咸有悔過遷善之美庶幾邀蒙
同但杭嘉湖三府未經報災之處田內春禾止種
上天鑒照默示轉歎爲豐之徵也汝一人力不能周一省
一半凡係被災窪地尚有積水未消難以布種即
朕躬亦豈能普徧寰區但何可稍爲諉卸以寬己責惟
紹與一郡亦僅得種大半幸其餘七府布種如常
各盡其心各竭其誠自蒙
穹蒼垂憫錫佑耳
四川購買米穀先爲準備尚可支持在此四府雖
不全賴春禾然已屬過時儻雨水此後仍復過多
更爲可慮現值漕糧開兌之期前蒙
皇上洪恩允令紅白兼收尖團並納百姓羣皆感激踴
躍輸將奈潮濕難免收兌維艱本年幸有閏月不
致回空稽誤而過淮難副限期俟開印後臣再另

爲酌量具

題外伏念地方雨水過多祈求不能盡驗此皆臣智短德薄無以感格或浙屬人心澆漓風俗刁頑所致必非無故臣愚昧難以醒悟日夕憂懼

朕經有旨少涉隱飾則罪屬於欺矣烏乎可只據實好

皇上聖明之前惟有一事不敢隱諱謹據實奏

聞伏祈

睿鑒臣不勝惶悚待罪之至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屢沛竝繳
硃批奏摺事竊臣於歲前十二月初十日遵𩀱務成例
在嘉興府公所掣鹽接到杭州將軍鄂密達會同
臣差千總張永勝等回浙賫有
御賜臣風羊哈密瓜即於嘉興公所跪迎叩頭祗受訖
又於本年正月初一日臣賫摺承差回浙恭捧
皇恩頒賜
御書福字竝克食貂皮荷包風羊到臣臣隨郊迎至署
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領受似此千載難逢之
殊恩臣乃於一月之內兩邀
寵錫榮幸無加更跪讀
硃批溫旨聞汝因過勞吐血此則大謬嗣後愼勿復爾
諸凡量力而爲不可勉强若不謹遵諭旨卽爲違負
朕恩欽此伏念一介微臣上廑
宸衷憐惜至此自問懷慚不覺感切淚流但臣前在文
闈因時將收割久值陰雨恐傷禾稼日切憂思又
屢報洋汎商艘被刦亟思寧靜一時急躁所致遂
凡遇事不順遂惟宜一秉敬誠省改愆尤以處之若徒
自急躁以血氣用事何益之有切戒切戒　加意調理
爾吐血數日久已停止現在惟覺心血短少脾虛

火盛別無他疾今聞
命自天敢不遵
旨自惜仰體
聖懷以圖報稱萬一謹將感戀愚悃具摺
奏謝所有奉到
硃批奏摺理合一併恭繳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請

旨遵行事竊臣查得浙省上年奉文成造天津戰船一
案原准工部咨文內止開行令各該督撫作速造
完并將船上所用柁椗篷桅繩索以及一切器具
等項製辦齊備雇募熟悉頭柁水手駕送天津至
於部內所有應備物件該撫速行分晰報部以便
預先按數製造等因臣遵照部文將洋面折戧駕
駛所用防護之鳥鎗火藥器械製齊造冊送部其
各船到天津後應用之礮位旗幟軍火器械開明
數目另行造冊咨部聽候置辦在案因前署督臣
宜兆熊

題報疏內不將已備未備之處聲名誤稱旗幟礮位
俱已製辦齊全等語以致工部復錯認爲已經製
造者行令趕送天津旋又准工部咨文仍照原題
停止製造是以浙省此項礮位未經開鑄今聞江
南現在趲造礮位軍械等物仍欲送赴天津則浙
省似應一例而行但浙江鐵匠鑄礮俱用木炭無
石炭可購工費倍於他省今欲開爐鑄造趕送天
津恐錢糧不無多費且必俟夏至後南風盛發時
方可起運況海內運礮必派撥弁兵護送方免疎
虞若由內河則沉重之物腳費更鉅似不若仍於

部內製備則既有石炭可用工費較省而就近運
送又可早得應用臣等緣節省錢糧因時籌度起見
非敢推諉是以備情
奏明應否停止鑄送之處伏候
皇上聖鑒倘需各省鑄造仰懇
指示臣等即當欽遵趕辦爲此謹
奏
大學士富寧安張廷玉議奏
同日又
奏爲奏明乘時發運閩穀事竊臣前准部文著截留

漕米十萬石以米易穀聽閩省取運以備儲蓄臣
因籌計時日若俟徵足漕米再爲易穀必致遲誤
當經具
奏請將浙省採買預備穀二十萬石先爲運閩俟徵
收漕米十萬石存浙以備青黃不接時平糶荷蒙
特旨著照該撫所請行欽此到臣隨卽遵
旨辦理因運穀至二十萬石海船需用甚多非可一起
齊發且此項買備穀石內杭嘉湖三府去歲雨多
穀濕俱係別處購買陸續運杭應作第二起發閩
先將寧台溫紹金衢嚴處八府所買新收好穀十

萬石撥為第一起皆由小河運至海口等候閩省
領運之員到浙雇備大船由內洋裝運俱經星飛
咨會福建督臣高其倬去後又因屢接高其倬來
文手札皆云閩省除此項穀石外尚在需米甚殷
并令溫處道王斂福另為多買一二萬石臣於歲
前已設法飭令王斂福辦妥今正月十三日督臣
已差員解價到浙還項臣即令來員先領額外所
買米穀星即押往茲派撥員弁協同料理起運外
其原額內第一起撥運之寧台等八府穀十萬石
閩省領運人員因路遠尚未到浙但此十萬石之

穀已先於歲內運到海口小船不能久待且杭嘉
湖三府之穀仍有十萬石新春亦將陸續運杭不
但壅擠一時島嶼難以停泊仍恐立春以後漸有
南風不無阻滯波濤之險臣再四思維不敢借等
候閩員領運之名以卸干係先爲雇備民船裝載
運閩復移咨沿海三鎮揀選功加千把分押船隻
再各派守備督運俱發給口糧令其送往福建并
委杭協副將李燦將一應船隻轉運事宜總統料
理遣發再查各汛戰船目今現在撤巡期內不出
大哨臣咨商署提臣張溥亦暫爲派撥分裝起運

既可防護民船更可借此熟悉海道并得探認洋面情形似屬兩有裨益但臣理應候督臣咨會辦理令未等福建差官到浙卽行發運者誠恐遲則有誤不得不任此責成除已經陸續發運外謹具摺

奏明再洋內盜首陳尾已據督臣拏獲將賊衆分爲三起俱解來杭發審另

題合併聲明謹

奏

覽奏可謂敏於趨事且辦理亦屬妥協朕深爲慰悅

同日又

奏爲恭請

睿鑒事竊有湖州府長興縣知縣白環前因獲賊周宗

朝不行收禁一案照例附叅已准部議革職行文

到臣何敢再爲瀆陳但該員居官謹飭辦事勤慎

於長興一邑人地頗屬相宜且就其本案處分一

事亦係拏獲竊賊因封印未及審明是以暫不收

禁迨該犯殺傷看守之人潛逃仍係該令白環拏

獲尚係因公罣誤情有可原除遵令離任其員缺

已經另行委署外可否仍帶所革之職留任抑或

備用候補之處出自
皇恩再有紹興府會稽縣知縣張我觀因誤爲朦混過
繼捐官之潘景儀出結理應革職又於雍正四年
八月十三日該員因救火倉忙致令監犯林琛等
七名越獄曾經臣
題条勒緝在案但當經陸續拏獲盜犯林琛等六名
止少李七一名未獲尚有八箇月限期現在勒緝
本不敢再請姑留緣浙省熟練舊員甚少該縣張
我觀雖年過六十精力尚健愼重錢糧而辦理海
塘能任辛苦凡臣所交辦之事皆無遺誤除業經

奉文離任員缺亦已另行委署訖因其人尚屬可

惜故敢一并瀆請可否令其待罪備用臣未敢擅

便懇乞

聖明睿鑒施行謹

奏

俱照所請諭部矣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於本年正月十六日據嘉興府平湖縣知縣

楊克慧稟稱正月十四日向晚忽本城南門居民

有訛傳屠城之語紛紛驚惶間有欲攜帶家口出
城者隨卽率領典史逐家曉諭安慰民心已定俱
各安業等因到臣臣思此事皆由逆惡汪景祺向
會僑寓平湖城內該縣百姓見其肆行悖逆人人
切齒痛恨深抱互鄉之恥遂有無賴刁民造作訛
言煽惑愚人希圖乘其倉惶之時攫取財物等項
所致一經該縣曉諭卽已安堵如故臣聞稟隨星
夜出示飛行宣布
皇上噢恤綏徽愛民保赤德意并指明汪景祺大逆不
道尚蒙

突如其來殊屬可笑之極

皇恩止於一身伏誅親子兄弟得免駢斬族黨親友不
株一人豈有僑寓之鄉獨行加罪之事況於停止
浙人鄉會試一案
上諭內現奉
恩旨百姓皆吾赤子地方如有水旱之事朕仍加恩賑
卹欽此仰見
皇上聖明於爾等百姓極其愛養爾民各當安心循理
改過遷善共享昇平毋得妄聽訛言致墮姦盜之
猶須此一告示方始醒悟耶洵可謂蚩蚩
計等因開誠布告并密令該縣察訪起先造言之
愚氓矣
人嚴拏重處又海寧海鹽嘉善三縣俱附近平湖

恐因二逆鄉里接壤愚民或有驚畏亦密飭各地
方官留心預爲防範察拏訛傳棍徒懲治各去後
此雖地方一時偶有之事臣不敢稍有隱諱相應
總之事無鉅細槩不宜隱諱
附摺奏
聞再臣因浙江連有查嗣庭汪景祺悖逆兇頑爲天地
所不容古今所罕有誠恐浙民平素刁詐驚疑畏
懼刻刻預爲安頓并一面密訪輿論人情皆知二
逆罪大惡極但有恐懼畏累之心竝無纖毫不服
之意卽現奉停止鄉會而人心惟皆痛恨二逆造
孽深重別無怨言會據紳衿士庶屢次向臣哀籲

具呈其大槩僉云欲求
皇上將查嗣庭發至浙江凌遲示衆以快人心而舒公
憤
恩赦浙江復准開科等語臣因已奉
明旨無微不照何敢沽名市惠將其呈詞槩不接受仍
以好言開導習俗之頽靡宣布
聖恩之寛大伊等實有感泣出於誠心者可見查嗣庭
罪惡已彰著於天下即浙人素爲舊染所汚亦自
天良不昧衆口同聲絶無異詞伏乞
皇上速賜乾斷將逆惡查嗣庭早置重典明正

國法完結此案不但浙省人心俱安普天咸爲稱快

矣臣不揣冒昧披瀝瀆陳仰祈

聖明睿鑒謹

奏

朕自有處置之道

覽

雍正五年二月十七日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爲奏

聞雨水情形事竊臣前因浙省自去冬以及本年正月

上旬雨多晴少祈求不應日夕徬徨細思浙地一二

逆竝生人心陷溺獲罪於

天非泛常祈禱所能挽回是以洗心積誠於正月十五日
虔具摺稿十六日繕寫十七日差員齎
奏懇求
聖鑒指示愚昧自十五日下午即有霽色及十七日拜
發
奏摺之後日光晶瑩星月皎潔時值燈節杭民鼓舞
街市共慶昇平此下半月內連晴十有餘日二月
初間連有雨雪至初六日臣遵
旨出郊助耕
耤田忽然日色開霽天氣融和大禮告成萬民歡幸

實慰廑念自爾前次奏到朕日向浙省默禱未嘗少間
欺人即是欺
天朕生平從不為虛誑之言況祈求之道惟賴一念之真
何敢以無為有所以去歲頒發之旨實出至誠非同泛

泛凡遇直省奏到無不竭盡朕心以乞
聖祖之靈仰籲
上蒼之垂佑也

咸稱
皇上敬
天勤民之心呼吸可通豐年之兆已見無不額手加慶此
後雖又有陰雨今幸交驚蟄節氣十五日已見晴
明從此春和日暖陰雨自稀蠶桑可期先此奏
聞上慰
聖懷再臣去年
奏明動銀十萬兩外給脚費差員赴四川買米預備
浙閩米貴平糶之需今二月初旬接到委員來稟
已於重慶府購買足數共有十萬餘石分爲三幫

開行頭幫已過漢口而來川江止損小船二隻失
米僅數百石餘皆安穩次幫亦隨後接續前進此
米價值較江浙甚平將來到後大有益於小民惜
過多亦恐於川民有損
初次試行所買尚少且杭嘉湖三府晚稻九月內
始得登場目今赴買猶可趕及但恐夏秋川河水
是
發險汛難防統俟今歲秋初再當酌量請
旨多爲購備則浙閩二省民食均有藉賴矣合併奏
聞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奏謝

天恩恭繳

御批事雍正五年正月十八日臣所差進摺把總賫捧

皇上恩賞克食風羊並欽奉

御批臣原奏摺匣到杭隨即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伏思臣屢荷

殊恩頻加

頒賜寵榮逾分感戴難名及跪誦

天語以臣愚昧魯直過蒙
獎勵已屬愧悚難安又爲臣身矜憐體恤無微不至即
如臣上年偶爾失血旋即平復遂致上廑
宸衷奉有
温旨臣已祇領欽遵今又復蒙
恩諭告戒叮嚀疎賤微軀何足顧惜乃至上勞
睿慮如此其極豈臣分誼所敢承當至臣報效心虔設
施才短即奉公執法不辭勞怨亦職所當然
皇上鑒臣愚忱憫臣孤立
諭以不忍臣一人任勞任怨須

旨振刷又設觀風整俗使以省臣一半之力臣自問何
人得邀
隆恩優渥至此正在繕摺
奏謝間適觀風整俗使臣王國棟於二月初一日到
任杭州將軍臣鄂密達於二月初三日回任臣兩
次叩請
聖安二臣先後宣示
恩諭臣跪聆之下不勝感激涕零敢不仰體
覽奏謝知道了
天心矢圖報稱臣向慮杭城與總督相離遙遠地方重
大事務無一商議就正之人且山海交錯公務繁

多恐精力不能遍及今蒙
聖恩增設觀風整俗使匡助不逮實有裨益臣使臣王
此人甚好封疆之器也因觀風整俗使一缺係創設緊
國棟與臣雖未深交然向在京認識素聞其人正
要之任所以簡用前來汝等其交相勉勵以共激頹波
直敦樸勤慎和平臣自當凜遵
聖訓虛公和衷凡事叅酌共爲襄理以期克副
皇上矜惜微臣之至意又蒙復設杭嘉湖道爲臣增臂
指之用且
睿鑒已悉該道徐鼎係臣姊夫仍令同事一方不爲統
屬别嫌何乃仰邀
非朕信汝乃汝自能取信於朕耳朕待諸臣從不預橫
聖主信心至此臣豈草木焉能自安敢不勉其盡心供

成見於胸懷職所有微臣感激下情詞不能盡惟有虔心叩首

恭謝

天恩竝將奉到

御批奏摺一同

呈繳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奏明事竊照浙江錢糧南米總滙藩司從前牽

混不清臣故於上年初到任時先將大概

奏明次第料理今歷年舊欠已經查明數目具
奏設法分年追徵奉
旨恩允欽遵在案其各役侵蝕包納飛灑等弊現在嚴
查實難一時盡除容臣協同司府漸加整頓而南
米一項係各縣徵解省倉支給滿漢官兵俸米織
造匠糧等用者其中浮收重耗侵蝕分肥百弊叢
生與京八倉無異於康熙五十九年前陞任撫臣
朱軾查革陋規酌定官耗委令杭州府知府管理
支放其弊稍清及朱軾陞任之後仍有藩司吏役
勾通旗下包攬折收需索陋例相沿不已臣到任

後雖銳意剔除但相隔藩司一層衙門事非親手
而前司佟吉圖又諸凡聽從吏役主持不能著實
釐剔令新藩司許容雖到任未久重大事務尚未
見其措施先觀其於細微諸務稽察甚嚴較臣似
爲過之已將查出各弊開明款項數目交與許容
許容才有足取清正二字朕可保之但恐過於固執不
知權變耳
令其仍照前撫臣朱軾所定規條委杭州府代爲
管理收放其一切稽查釐革事宜俱令該司親行
整飭以除錮弊俟其作何料理果否妥協再爲奏
聞合將緣由先行覆
孫國璽少年美才漢軍中將來可望成器之人其善爲
奏再杭州府知府孫國璽已經到任其人明白勤幹

培植勤加獎勉以玉成之

仰蒙

睿鑒精明

特賜調補從此緊要員缺可以得人惟新任仁和縣知縣紀逯宜過於拘謹與仁和繁劇之地甚不相宜

臣查

命往浙江候補各官內奉

旨朱永齡人去得著該撫試看欽此查朱永齡人果誠實勤慎可以辦理要務因仁和縣事務繁雜恐非北人所習此外如桐廬縣知縣張坦熊前臣保送

引

見奉
旨著回原任交與巡撫李衞遇緊要州縣缺出題補欽
此今玉環山開墾一事較之仁和地方現在又覺
緊要臣已委令張坦熊前往淸查各務所有仁和
縣員缺容臣於
揀發人員內遴選一員另行請
旨調補其張坦熊外貌迂儒已蒙
聖明洞照而辦事明敏頗有風力其署任仁和縣時卽
將軍織造之人亦未嘗瞻顧寬容臣試騐旣實方
敢保送伊雖係張坦麟之弟然臣於

現又續發二員卽日可以到浙內以仁和等緊要縣缺
題補之袁皥原係河南生員乃王國棟所薦舉者朕觀
其人少覺拙鈍似不及補授海寧縣之申成章爾再加
酌量可也

皇上用人大事從不敢存一毫私心稍有所徇如雲南
路南州知州張坦驄乃坦麟胞弟居官忠厚不能
有爲浙江金華府知府張坦讓亦坦麟堂兄辦事
雖勤官聲操守皆屬稍平均係臣之屬員曾於
計典據實塡報從無絲毫假借此臣一點樸誠諒已
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者也又吏部侍郎沈近思條奏浙江風
俗惡習奉
何須瀆奏
旨交臣與觀風整俗使王國棟會同查禁臣細觀沈近
思所奏十款切要詳明且係本地人深中浙江積

弊臣遵將
聖諭及條奏各款刊刻出示曉諭又恐大字告示紙幅甚長鄉村僻隘之處無地張貼小民不能遍悉復照勸諭文之式刊刷小字短幅者數千道分發各州縣遍貼城鄉使編氓家喻戶曉以仰副
化誨之道寧詳毋畧如此方是
皇上化民成俗之至意現在俱與使臣王國棟會同商酌竭力遵行合併附摺奏
聞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

聞出洋商船情由事竊查各省往外洋貿易商船自康

熙五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因西南洋呂宋噶喇叭等處地方多聚漢人是以定例內地商船止許往東洋貿易將東洋來船禁止其西南洋各國聽其自來不許往販違者以透越治罪彼時各船俱止往東洋其海道不必經由閩廣洋面若有往南透越者止須於南澳海壇等處要口截住查拏甚易及五十七年前任兩

廣督臣楊琳奏准商船許往安南貿易遂有以往販安南爲名塡照出口者經由南澳海壇亦不便阻留卽回棹之後驗其所帶貨物有係西南洋所產者俱稱自安南轉買而來或有稱在洋被風飄至西南洋島嶼帶回者緣安南旣非禁地而風飄亦海洋常有之事得以借此支飾但查安南小國用貨無多從前粵省來文亦稱彼國每年交易不過四五船而止豈能收買各省多船貨物且暹羅與安南連界卽在禁例之內商船一出外洋茫茫大海任其所之旣不能跟隨蹤跡焉保其不駛往

別洋及至回棹收口之處又止能查其坐回是否
原船人數是否符合并有無夾帶違禁軍火礮械
而其船之實往何處買賣竝無憑據可查此各省
商船不能無透越禁洋之實情也臣早為留心因
出洋之船未回不能深知今細查江浙福建之船
大槩相同雖歷來亦自相安別無事端但臣既已
查知且兼辦海關事務何敢稍有隱諱不直陳於
此事朕向亦知之但未及查究詳悉耳
聖明之前查安南係
本朝屬國彼處夷官亦有篆文印信若行文彼國凡
內地商船果販貨到彼發賣完日取具安南國夷

官印結塡明到彼及回棹日期回繳查銷如無印結者即行究罪似亦可杜前弊但恐安南不曉禮法遵行不善致生事端抑或以原屬買賣貨物現無別項干係仍行照舊之處伏候

皇上睿鑒批示遵行謹

奏

商船貿易非朝伊夕自應照舊爲是目下高其倬具有開洋之奏現交廷臣議覆

同日又

奏爲奏明事竊臣荷蒙

皇上殊恩陞授浙江巡撫自到任以來聞從前原有各
項養廉舊規後經節次盡行裁去其各省督撫現
在皆有耗羨獨浙江實無此例即隨丁糧六十分
爲管軍務養壯丁操演賞兵之需者亦經前官久
已全革臣到浙江除止留家人舊有些須門包外
其吃食口糧俱係原籍裝運凡一切日用盤費及
兩衙門幕賓修金皆臣自備年共約費八千餘兩
非敢刻意矯廉實巡撫衙門一無所有自接到部
文復蒙
聖恩著臣兼理鹽政查從前舊規甚鉅自噶爾泰奏明

聖恩歸公之後原留鹽臣衙門每年各項經費銀一萬三千一百二十兩又經前任謝賜履摺奏裁減止留首接承差銀四千八百兩爲本身用度又存給衆家人飯食銀六百四十兩報部在案臣今有此一項可充一年所需費用之半雖不無添補尚可勉爲支應惟有辦理地方一切公務緊要必須之項並無出處何敢以瑣事上瀆

大笑覽之

天聽緣臣前在司道任內俱經將陋規出息奏聞今到浙一載有無養廉辦公之處亦應據實直陳再查浙省各屬州縣歷來耗羡錢糧多者自四五六

分不等中縣七八分小縣亦止能加一且民間所
浙民斯種情形朕所素悉
用輕戥低色仍訕謗地方官指一說二即傾銷上
納不過九八九色斷不肯足紋其鹽課鈔稅成色
更低若本地開銷則可一遇解京需用元寶各員
必將耗羨代為包賠從前尚有所餘為地方官養
廉辦公用度者自石文焯奏請提取各屬耗羨銀
二分五釐為錢糧解部飯食短平之用外一切解
交藩庫錢糧尚有使用盤費從此以後各屬已皆
不通情理瘋狂之人其所辦理諸務百無一可自應酌
窘苦又經法海請以耗羨買穀將文武各官鹽規
宜更易何須作難
收庫抵作解京飯費添平等項今鹽規又裁俸工

目今湖南亦彷彿如是連任裁減至輾轉維艱矣
停捐是以諸務掣肘各官艱難實無可奈何者而
新任藩司許容每向臣講說無項可辦公事將來
有誤如何使得若不早爲設法則臨時必致拮据
等語臣思許容旣如此立言將來凡有遲誤必借
非伊刁難巧婦不能爲無米炊耳
故刁難推諉亦不無關係地方之處合竝附摺奏
聞容臣與該司從長計議將每年應辦公事賠貼若干
將各項開出及作何設法預備再同該司定議具
摺請
旨爲此謹
奏

浙省之難以措置曾經朱軾備悉奏陳朕所以知之最切日前佟吉圖竟有加耗之請朕痛加責飭以批諭之諒伊未敢舉發茲汝與許容將閩省出納之數通盤計算詳細斟酌作何設法方足備用盡心商籌一番務得其宜具奏以聞但能與情理協順朕何靳而不允行耶

燈下率筆書諭

